



期 十 第

3

魚 荻

拾四日

執藝

劉父題



本刊報紙印普及本售價二角。
優待定戶，用道林紙精印。

期一十第

卷一第

藝風月刊

第一卷 第十一期
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目錄

- 一水盈盈隔猶把紅芳留客.....曾仲鳴攝
楊柳月中疎.....潘惠霖攝
秋林歸晚.....黃幻吾攝
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潘惠霖攝
月色驅秋下穹昊.....潘惠霖攝
洞庭波兮木葉下.....蕭傳玖攝
坐久羣動息秋空唯寂然.....黃幻吾攝
蒼玉盤傾墮碎珠千斛.....潘惠霖攝
- 圖案的法則與色彩的根源**.....林俊德(九—一〇)
相思.....春作(二〇)
尋思.....柴扉(三一—七)
別.....沙蕾(一七)
羨慕.....家春作(一七)
病咬的.....荆有麟(二六—二四)
- 她的末日.....家春(二二)
學習文字的意義.....孫福熙(二六—二八)
沈從文君結婚聯.....知堂(二八)
奔.....姚慎機(二九—三三)
秋朝.....陳醉雲(三三)
題壁詩故事.....錢畊莘(三一—三五)
笨儉兒.....林家春作(三三)
懷鄉.....王毅君(三十一—三三)
動力.....蔣鴻達作(三三)
明封豐臣秀吉冊書.....則堂(三〇)
萬曆年冊封日本王冊書.....則堂贈刊
一掌山河.....高劍父作
古塔斜暉.....高劍父作
東北村民避難.....蔣蘭圃作

斷炊……………蔣蘭圃作

無妨網得萬真珠……………潘惠霖攝

夕照秋林……………蔣鴻達作

希臘之美術……………李竹子譯(四一—四六)

希臘的地勢及建築式(三幅)……………竹子作(四一—四六)

寄父母……………鄭重(四六—四八)

納租……………趙鈺權(四九—五二)

苦力……………愷之作(五〇—五二)

誰殺了人……………夏藝圃(五二—五四)

新社會的造成……………家春作(五四—五五)

春假中的日記……………思蕪(五五—六一)

滾滾驚濤……………蔡篤恭攝(六一—六二)

斗里愛紀念碑……………Mme Granger 刻(六二—六三)

初試……………劉既漂攝(六三—六四)

泡影……………賁滋榮(六四—六六)

夜泊……………鍾枕薪攝(六五—六六)

到南京去……………趙權鈺(六六—六八)

花的比賽……………鄭幼民女士(六八—六九)

杭州的食物……………費曼爾女士(六九—七〇)

前進……………鍾枕薪攝(七〇—七一)

念……………楊步青(七一—七二)

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徐悲鴻(七二—七六)

白社二屆畫展會……………靜(七二—七三)

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之一室……………王臨乙攝

荷花……………張大千作

石畔桃花……………呂鳳子張書旂合作

樓樹……………齊白石作

梧桐新乳晚風涼……………汪亞塵作

墨葵……………鄭曼青作

古柏……………徐悲鴻作

小鳥……………方藥雨作

翠鳥……………張聿光作

遶摩……………王一亭作

魯迅與高爾基……………劉平格(八一—八三)

安劍平的姓名論……………柳非杞(八三—八四)

桂花掉下來……………孫福熙(八四—八五)

泰山鳥瞰……………李賢生攝(八五—八六)

藝風社第一屆展覽會

徵求繪畫雕刻出品啓事

本社第一屆藝術展覽會，徵求社員及社外

作家出品，自即日起至十二月十日截止。

通訊處

上海環龍路
花園別墅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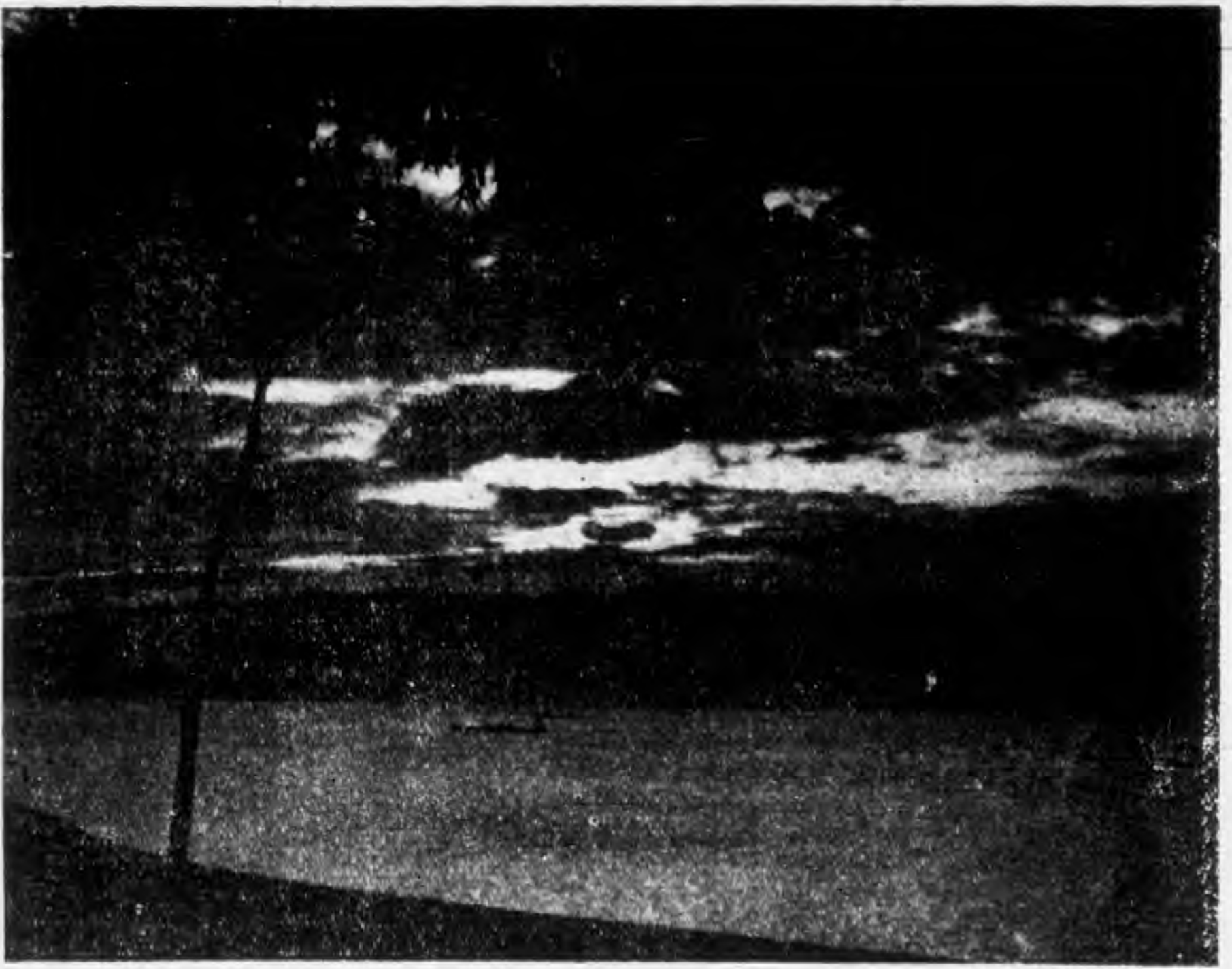
嚶嚶書屋



會仲鳴先生秋塘月照圖

一水盈盈隔
猶把紅芳留客

楊柳月中疎



潘惠霖攝

秋林歸晚



黃幻吾攝

密菱障浴鳥，高荷沒釣船



潘惠霖攝

吳穹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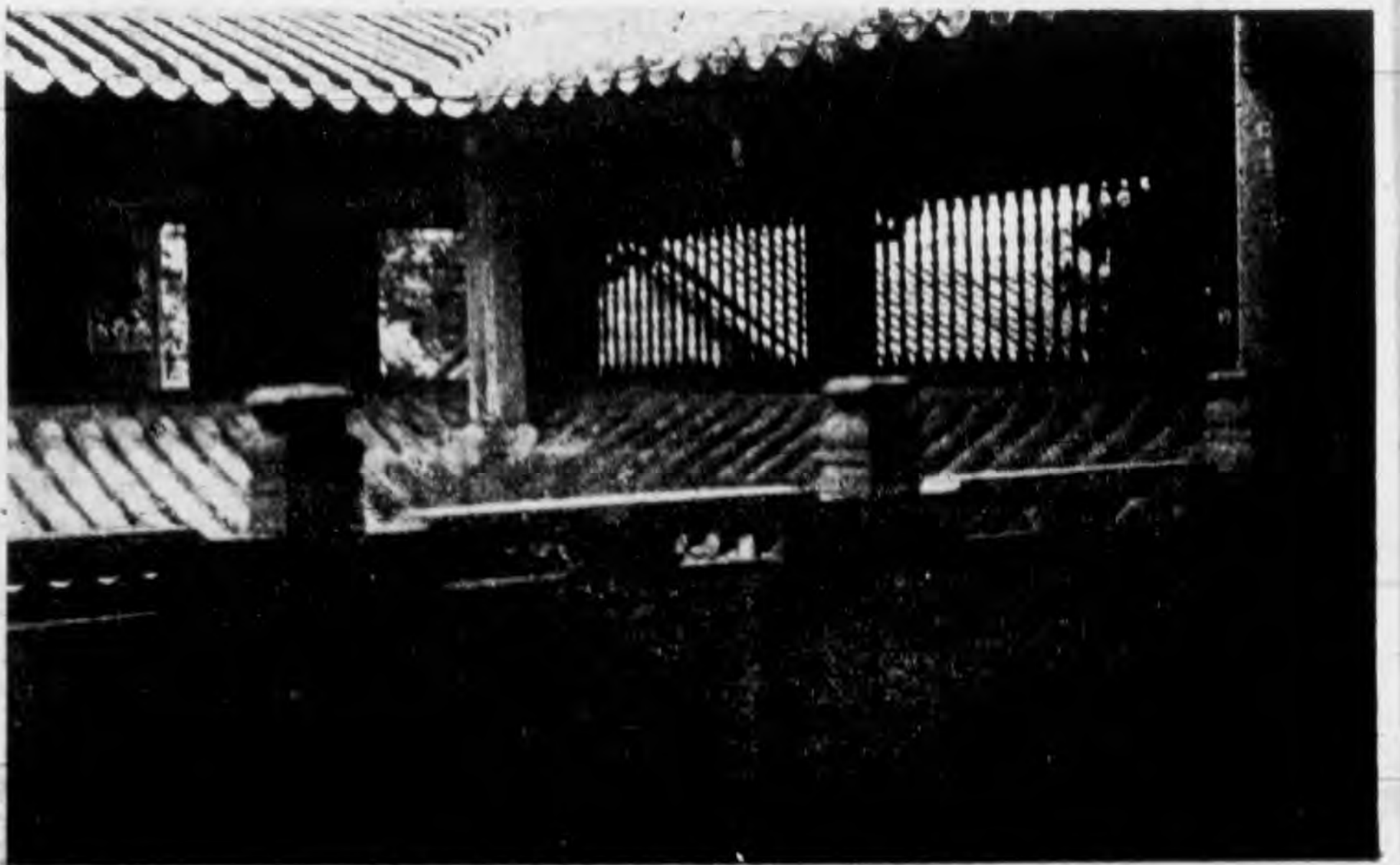
潘惠霖攝



洞庭波兮木葉下



蕭傳玖攝



攝吾幻黃



蒼玉盤傾，墮碎珠千斛。

潘惠霖攝

圖案的法則與色彩的根源

林俊德

一個圖案，爲什麼應有一定的法則才能成功，而這些法則，又有什麼依據呢？

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啊！單就花卉來說吧。不論是生長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更不論是怎樣奇形怪狀；但在一朵花裏，總有他永恆不變的均衡性與輻射性，以及有定律的節奏。最簡單的梅花，他由中心分做五瓣向外放射，而這五瓣都是一樣的大小與距離，他是上下大小

左右都很整齊地保守着均衡與節奏。這永恆不變的三大法則，輻射，節奏，均衡，乃不是人力所能造就，那是自有梅花以來，便受自然的支配，他是無法自外了。

有些複雜的花朵，比如菊花，他的輻射性當然不能例外，至於均衡與節奏

，雖然我們粗率地看去，菊花是有些紛亂，但你只要精細地檢察一下，則不論是長短粗細，灣曲俯仰，都有上下左右

極平均的分配，而且一瓣一瓣，一層一層，都保守同樣的距離的節奏的。甚至於欹形的荳花，他也正似蝴蝶一般的有着均衡的雙翼，左右分開，不偏不倚地並列着。自然的法則，真是不可思議的事啊！

再說到動物吧。我們的兩隻手，爲什麼兩邊都有同樣的長短粗細的手指呢？兩隻耳，爲什麼兩邊要一齊大呢？甚至於兩邊的鬚髮，爲什麼都一樣的疎密長短呢？魚只有一條尾巴，而在頭的兩邊生着同樣的眼睛。至小的螞蟻，他的

足不會一面少了一隻。誰去數清蜈蚣的足數，而把他平均地分配在兩邊？凡此

種種，我們也可知自然的均衡性是精明到什麼地步了。現在且談到節奏吧。魚鱗的排列，鳥羽的疊層，幾使我們似看見造物者活靈活現的工作，鋼琴上面的

黑白的音鍵，乃不過最簡單的人物的製作罷了。我們更曉得，因爲有均衡性，才能集中，在兩足兩手之中，我們自然可以找到人身的中點。一切的骨骼，都從這中點四面輻射，獅子與螞蟻，都一樣地保守這法則而活着，這是不分大小與巨細的。

人雖然生來就有腦神經，但沒有環境的激刺，他是會思索，更談不到所謂美與醜的分別了。但人終不能沒有環境，也就不能沒有激刺，而所激刺的，又無時無地不是這自然原有的法則，均衡，節奏，與輻射。激刺的多了，久

而久之，便成做習慣，再由習慣去察藝術，各種圖案，合於習慣的便覺得適合，由適合而生快感，這便是美了。否則，違此法則，便覺得與習慣互相矛盾，而發生不快，這便是醜惡了。所以一

個人眇了一隻眼睛，缺了一個耳朵，甚至於燒去一邊無關疼癢的眉毛，他就覺得不均衡的缺憾。紛亂的魚鱗，沒有層次的毛羽，也正似音樂失了節奏一般的只覺得聒耳的討厭，更何美感之可言？至於輻射性當然也不會例外，一個車輪，只有一根離開了中軸的輻幹，便失了車輪整個的美感，而那根離軸的輻幹，更覺得無所歸宿的孤單而且好似在人體上失了一根殘廢的肢體。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利用着這種自然的法則，均衡，節奏，輻射；去構造各種的圖案，人們當然會因適合於習慣而發生快感。否則，失去了法則的圖案，也正似眇目缺眉，亂鱗斷輻，徒使人起

一畸形的惡感。因此，我們愛好圖案的

人，也就更曉得應怎樣去思索，體驗，利用這自然所指示與我們的法則了。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這圖案第二個要素——色彩。

春給萬物的生長；而秋給萬物以肅殺。春使人感到溫柔，而秋使人感到莊嚴。春的颜色，是無涯的綠草，而秋的颜色，却是蕭蕭的黃葉；於此，我們可曉得自然對於黃綠二色的分別作用了。血是熱烈的慘酷的產品，所以在血的紅色中，我們知道紅的熱烈與興奮。無邊的黑暗，使人驚慌，我們也就曉得黑的可畏可悲。我們利用這些自然的習慣，把各種顏色，分別施於各種適合的建築器皿，則一定可得到一般的欣賞與同情。

而且我們要明白。圖案的色彩，是依着真實的對像而加以有限的渲染。我們不能用綠色來畫桃花，也不能用紅色

來畫桃葉。至於圖案，他的本身，本無固定的顏色，他只是無限制地採取自然的現象，以定成他的美麗。好比蝴蝶尾，他已有着自然的色彩的配置，調和而且艷麗，於是我們把蝴蝶尾上的顏色，根據原有的形態，分配在一個圖案之中，這就夠了，我們正不必苦費心神，憑空杜撰，而且也無從杜撰啊。

總之，一切的藝術，却不能逃出自然的支配，愛好圖案的朋友，應於自然界中找到偉大的導師，尋取無窮盡的材料，更加之以思索與體驗，則思過半矣。除此以外，我們更有什麼奇異的法門？！



專 思相

百合裝飾公司

承接一切裝飾設計

室內裝飾——門面裝飾——櫥窗裝飾
建築裝飾——舞臺裝飾——會場裝飾
傢具設計——商標設計——及其他
廣告，漆器，金屬，絲織等一切圖案設計。

外埠函訂

限期取件決不延誤

承接處

西湖藝術出品社
嚶嚶書屋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尋思

柴扉

發生同樣的作用。

騎驢

這天是星期日，上午九時去燈市口，在燒餅攤吃豆腐腦，油條，燒餅，在許多勞動者中吃着，風味着實不錯。因爲全是現做的，也不見得不衛生。餐畢，穿過內務街，××胡同，到內城根，這裏可說是平民窟，行人路與火車道合一，兩面簡陋的街屋，很靜寂。洋車夫吃着油條，小孩向電線上的風箏悵悵望着，背籃的老太婆的步調，顯得很疲倦的。

我沿城根經過擺地攤的市場，出朝陽門。牽驢的招呼我，我因會聽見同學郭君談起騎驢之樂而躍躍欲試。牽驢的說，從此可以到××名勝。講好價錢，我便騎上去，驢兒走得很慢，在上面我的身體似乎顫動着，望望四週，有難言

之樂，也許因爲從不曾騎過驢，也許驢兒太柔和了。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的關於學習（On Study）這篇小文中曾說騎馬是使人智慧的，我頗不知道智慧從何而生。我想這與下意識活動或有些關係，舉例來說。牛頓靜坐在園中——這時他的神經中樞是受下意識所支配着——忽然看見蘋果下墮，這事實無意中使他對於地球的觀察起了新的覺悟，隨後他再加以意識的地思考，結果發明了萬有引力的定律。我們知道「下意識」是不受意識作用的牽制的，因爲沒有這牽制，我們的思想就能從「意識中的傳統的成說」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於是新的思想，甚至新的發見——這些就是所謂智慧——便在下意識中漸漸胚胎，若把這說明應用到騎馬上去，或者能

在我後面的驢夫指導我說，我去的鄉村大路，汽車可通通州和天津。自由車長途比賽就在這大道上舉行。同時說，像我一個人騎驢獨遊是很少的；至少兩個，多至六七。

經過養蜂與種果樹的樣園，我們就轉彎向鄉村小道前進，柔和的驢兒在小路上漸漸被我看出一點粗蠻，而我的身體則仍有輕鬆飄飄欲仙之概。我想，怎樣使驢兒走得更快一點，若是騎馬又應是怎樣一種姿勢。

在這小路上，承驢夫告我關於北方耕種的情形——他說，這裏農村最忙的時候是七八月，農人除了種麥外，還種高粱，馬鈴薯，白菜，花生等，春天一定要在雨後才可種高粱，他們長年除畜牧爲副業外，不務他業。因爲每年只收成一次，所以比較南方農人閒空些。耕種用驢或馬，十一月到次年二月，土

地冰凍，因此全失效用。這是北方農人苦於南方的地方。在北方佃農不多，雇農却是很普遍的，佃農的收成和田主分配，不像南方那麼不利於農人。他又告訴我酒壘似的和尙的墓，接着我們漸漸望到松林了，松樹的形態，像這般蒼老而富於生命力的，我除了在景山壽皇殿前外，在別處似乎很少見到過。

原來前面的矮紅牆裏的叢林中的磚墓，就是我去的目的地。當我雇驛時我實在沒有知道我的目的地是什麼地方，叫做什麼名字，因為驛夫先生的鄉土話，我除了模糊地點頭答着以外，實在沒法了解。轉過紅牆一角，下驛，有一類廢的景象在我面前展開，這是座瓦礫翻傾的小小的圍牆，牆內一塊碑，從碑文我知道那紅牆裏的是御勅建造的功臣的墓，圍牆前有石人，石馬，和石坊，更外，有一條彎曲的冰凍的河流，有幾個村人以木製成的架代車載客正在冰上迅

速地溜行。這種交通器具也許只能在寒帶地方能夠見到的。

我想到紅牆裏邊去看墓，但驛夫說不能進去：開鎖人不在。在外面望磚墓的形，是成曲折的變形的。過了不久，我就騎驛回城，覺得星期此行，雖然沒有看到什麼名勝古蹟，但是近眺遠望農村的景色，與驛兒給我的飄然之感，覺得實在很有意思；在常識上的獲得，尤其要感謝善談的驛夫。

記兩位女教員

國民軍抵定杭州以後，我們的學校改革了——女教員也是從前所沒有的。聽說女教員是教比我们高半年的一班的「國文」的，學校裏當然高聲談論着這事了——女教員是北京人，女師大畢業的，有幾種著作在某書局出版，蓄着短短的髮，年輕，而且美。這些談論者的口頭，有時也流露一種惋惜之意：她為甚祇教春二這一班呢！

我當時和一般好奇者一樣，不免到春二教室前去徘徊了，當她在授課的時候，只記得她是中等身材，態度從容，說的滿口好京話，遠遠望去，透過她的眼鏡，也能看出她有副沉靜的眼，這眼顯然告訴了我們她是很有素養的。

到第二年秋天，她來担任我們這班的「國文」了，真是意外，我們自然開心。於是我開始知道她姓尹，祖籍是紹興，生長在北平，尹先生很溫和，講解得很詳盡。我們班下平常上課有時是很會吵的，但聽尹先生的課，我們是專心而且安靜，這是她的沉靜的眼色使然的吧？

尹先生教「國文」不採用教課書，她自己編講義。她講過高爾基的「小浪花」的勇敢，也講過加藤武雄的「怒然」。照實說，我當時雖聽她講着，但我不能充分理解這些作品的。因為，這以前，我們讀的雖已經不是「子曰詩云」

那一套，但像「小浪花的勇敢」等等新穎的東西，總未曾怎樣接近過。到近年來，我會把「鄉愁」轉複讀過幾次，我哭了；原來主人公芳姑兒的悲哀就是我的悲哀。雖然，當我寂寞時，我不像芳姑兒一樣會唱寂寞的歌；但我有類似芳姑兒的寂寞的心，常常會在薄暮中沉醉於某種寂寞的景色。

記得尹先生第一次給我們出的作文題目，好像是「談青年的弊害」於是班下又議論起來了，說關於青年的穢褻的行為，這項是否應寫上去——「自然，這是青年最大的弊病呀！」有的意見却是相反。因為尹先生允許我們自由寫作，所以我寫了篇「談婚姻問題」的文字。當她發還文稿的時候，她說同學中有寫關於一個慈和的奶媽的那篇比較好些。

尹先生除了講課外，有時也談到她家裏的情形，她說她有個兩三歲的小女

孩，當她到校里去上課時，小女孩常是很不高興的，奶媽照管雖好，但總不及親生的母親。「不過當我回去時，」尹先生的沉着的臉色忽然生動起來，並且接續着說，「她立刻就撲到我的懷裏來，有時吵着要東西，有時索性哭起來了，也許是受了委曲罷。」

不幸尹先生教了一年便離我們而去了。我除了常憶及她的溫和的態度和明晰的講解以外，還時時想到她的說話的腔調，我的同學認為聽尹先生講解猶如聽人奏樂，這話頗有理由：大抵任何一種方言，總富有音樂的成分。

這真是巧事，當我去年去北平時，尹先生正和她的丈夫去北平幹事。我抵平以後第四天便去訪她。她有些不認得我，一談起來我們便很熟似的。她告訴我許多關於北平的情形，冷熱是有規則呀，生活程度比南方低呀，雞子一塊錢有六十個，吃隻雞只要半塊錢。除

了這些她還對我說到這裏以後有什麼不便否？在他鄉生病是痛苦的——冷熱要保護得適當，飲食應有規則。身體好在外面什麼都做得了。在北平讀書的機會是很多的，自己能用功，將來總是有希望的。吳先生是很溫和的，他住在青年會，到平後每天去校中物理實驗室的，他們年紀這麼大了，還這樣用功，我們年紀輕的應該怎樣怎樣自勉自勵呢！……

送到我門口時，尹先生還懇切地叮嚀我說——冷熱要小心呀；有什麼覺得不便，到這兒來，我們總能盡可能地幫助你的。

我把這次的訪問，寫信告知在杭州紀念着我的金先生，他也曾教過我們的國文，在回信中，他有這樣的話……：你對於尹先生的描寫，已間接用作小說材料了呢……：祝你繼續好好吸收慈和的氣分，自然你須時刻顧着她，不要過分

化她底時間，她底身體很弱……

過了兩星期，我因事又去訪尹先生，她跟她的小孩，傭人，和我同去逛北海公園。從後門進去，參觀了幾個頹廢的廟宇，我們且行且談，所談的大概總在歷史的與藝術的範疇之內的話，她對於湖濱五龍亭內各設了茶鋪點心店的事，很不表同情。她也時時問我吃力不吃力，我很奇怪，也許我的外表是弱的罷，但我爲了使她和小孩等有個休息起見，當她問時，我總說「好罷，休息一會罷。」因爲時間關係我們不便再去前面玩耍，於是我們便在海濱之濱小坐，遠眺薄暮中的西濱的楊叢，新建圖書館的樓閣，橫隔中南海與北海的白石的長橋，東濱有白塔的邱林，和沿湖的長而曲的古雅的走廊。當我們慢步走回家去，那正是中秋的明月東升的時候，這偉大的圓而明亮的月，使我聯想到尹先生真是理想的慈愛的母親，做她的小孩可真

幸福，隨時適當的教育使我十分感動，她說因爲長者的遷動，在小孩是受累的事。我對於中國大多数的女人們「不知道孩子」這點，總認爲是個兒童教育上的大問題，譬如孩子把玩具破壞了，她們就打他或罵他是長毛投胎而來的，孩子喜歡玩水，就阻止他或罵他是鴨子投胎而來的，這固然是極大的笑話，但這些女人們的錯誤實由於她們先天的與後天的環境的缺陷所造成，所以在這種觀點上說，我們是應該原諒她們的。尹先生也很體貼她的傭人，譬如使傭人到名勝地方去，她說這在她們實在是難得的機會，又如抱小孩她就和傭人替換抱着，她說她底傭人很好，我想這是因爲主僕雙方能相互體貼的緣故。出了北海公園，在路上，她告訴我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日整天應該怎樣享受適當的娛樂，適當的飲食。

我們走到後門，便分途歸去。在歸

途中，我想尹先生所賜給我的，正如那月亮所賜給我們的一樣，這是偉大慈祥和靜的肅穆。我也回想到和尹先生談話時的一種情景——這有如人們在寂寞的旅途中感到困倦時，忽然發見一口清泉一般，這清泉從你視覺可及的內心鳴奏出淙淙不絕的淙淙不絕的聲音，由於你的耳的受納器爲媒介這音波傳入你的神經中樞，於是你在寂寞中感到了安慰，你的困倦也因此瀉散，而且你彷彿重新得到前進的力量——前進，繼續前進呀！

我們在中學校裏年級稍高，有日文這門功課，担任日文的是位姓易的先生。

在日文班上，同學們很會吵——因爲上日文課是很有趣的、有時常會讀到怪好玩的字言，譬如讀到「ヨイ藥」(好的藥)同學故意讀作「校醫袴子裏」

，マツ（松）讀作「麻子」，ツエ（露）讀作「豬油」等，忽然又讀到「チチ」「ハハ」「モモ」等重疊的字，同學就同聲叫易先生爲「ハハ」，「ハハ」就是「媽媽」，接着同學們便大笑起來，鬧得課堂如茶館似的，易先生這時就厲聲說：

「別吵，×××！」她叫着一個同學的名字，「不要吵得不成樣子，如說再吵，我要記你的名報告訓育處去了！」像教訓小學生似的，她佯然裝出莊嚴的神色。

同學討饒了，她便寬恕地說：「乖一點兒就是了。」接着她仍微笑着講着她的課。

易先生教日文教得很認真，第一點鐘教過的，到第二點鐘她準教同學口讀的，並且時時出練習教同學造句，翻譯，或寫習字母。她批分數不用「A B ……」或「甲乙……」或「六十，七十……」

……；而是用「○」的記號，譬如「四圍」算最好。我對於「圈兒」的批法很感興趣：因爲我記得我在小學時教員也採用這種批法。

有一次，易先生因病請假，來代課的是位姓陸的教員，陸先生教得不算壞，但好像因爲是男子的緣故，讀日文的語氣沒有易先生那麼輕柔。易先生病愈了再來上課時，她問我們陸先生教得怎樣，許多同學都不期而同地說：

——陸先生教得不及你呢，易先生

——何以見得呢？

——他讀音就讀得很硬，譬如「ガクヤイ」（學生），他就讀作「軋過手矣」。

易先生知道說話的開玩笑，只微微一笑，並不再說什麼。不料同學們又同聲高叫「軋過手矣」，「軋過手矣」，並且大笑。退課以後，聽着有些知道

她的同學說，那位陸先生就是易先生的丈夫。

當退課而易先生尚未離課堂時，我們有時請他教我們幾句通用的口語，她便教我們幾句，譬如「才早ハ」（早安），或「サイヨナラ」（再會）之類的話。等到她離課堂時，我們就向她說：

——先生サイヨナラ！

——サイヨナラ！她也微笑着回答我們。

後來在課堂上傳說易先生除了在日本曾經研究過教育以外，還擅長繪畫。於是我不管三七念一地買了張西洋畫紙，央求她給我畫張畫。

——你怎麼知道我會畫畫呢？她笑着問我。

——那麼易先生，你怎樣能在「藝專」教書的呢？

——在「藝專」教書的不一定會畫畫的啊！

我只是繼續和他纏繞着，好像小孩向母親吵着準要買某種東西。她總是說着她是不會的，最後她好像有些不高興了，她說：

——別開玩笑了，再吵下去，我要記你的名報告訓育處去了。

當我們出了學校，在社會上幹事時，有一次，同學鄧君和我回到母校去。在後操場，我們看見易先生一個人正在散步。鄧君說他很願和易先生談話，他以爲和她談話是很溫感的。

易先生本來是瘦小的身材，但這次見面時，好像是很憔悴的樣子——天氣熱也許有些關係罷？她一見我們就談起她的姪兒新近夭亡的事。她說她的姪兒纔××歲，年紀輕，在××校讀書，很用功，身體生就不算壞；但不幸在兩星期前因爲患傷寒而去世了。

——他一連發了七天的高熱——她接着說——在牀上他用牙齒和手撕裂他

別

沙雷

雖然熱

雖然累

我要送您們一種

再送您們一程

然而別

這是定命橋

終於

在青龍橋畔

苦笑中迸出一聲「再會」

再會

十日後

這也是定命論

然而我們此刻

是走着相背的方向

縱可彼此回首一揮芭蕉扇

但漸漸的

樹

可憎的惡魔哪

我的意識模糊起來了

我將和夕陽一起墮倒地

的衣裳和蚊帳，於是……

我的內心漸漸感到高壓，我從來不曾看見過易先生的這樣的臉色，現在是憔悴和悲哀代替她過去的溫存與微笑。

接着她教我們應該怎樣怎樣注意自己的身體，「一個人等到病後纔知道自己身體的寶貴。」並且因爲她知道我們在社會上服務，她說了幾句關於「雖則沒有升學，但是只要在業餘盡可能地讀些書，將來仍是很有希望的」之類的話，隨後我們便告別了。



病咬的

荆有麟

(一)

夏夜。

清朗的天空，閃灼着似明不明的小星，月光躲藏在地球的他端，遲遲地不肯出來，郊外顯得更加寂靜了。村中時送來斷斷續續的犬吠聲，牛鳴聲，打破了這寂靜的郊野。但這適足勾起寂靜者的悲情，郊外的人們，格外顯得孤獨了。

阿紅，年才二十的阿紅，坐在他父親面前打草鞋，腦筋是覺得昏昏了。阿紅父親一面抽着烟，一面繼續不斷地講，什麼：「去年天雨太多啦，所有的瓜都毀啦。今年老天爺却不下雨，眼看着瓜蔓就要早死啦。」咳聲嘆氣的一句一句的講，而阿紅却裝做不聽見，只是轉自己的念頭：昨天下午到家裏去，到西

屋給小嬸送瓜，看她穿那樣短的水紅小襖衫，要不是母親後面跟了來。真想抱住她吃個乖乖呢。人家都說她在娘家同什麼四娃私通，四娃這小子真有福。不知道他們怎樣勾搭上的？那一天母親到舅家去了，非回去同她睡一覺不可。

阿紅想的起了勁，他想他小嬸的脚，小嬸的手，的臉，的身子，簡直沒有一處不是美麗的，要不是母親常在家，他天天出田賣瓜時，定要回去一趟哩。

父親依然坐在對面，講他的窮苦論，阿紅的手，已停止了動作了，父親以為阿紅是聽他講，便加重了語氣：

「你今年已是二十歲的人了，花錢得省些啦，聽說你前幾天在陳小狗家裏賭，就輸了一千多文，你想：咱們家裏零錢都花不起，怎麼能再輸呢？你二叔

一月只拿人家七八塊錢，他當警察，又不比咱們在家裏，他還得應酬，上月只給家裏帶回兩塊錢，你小嬸新到家，又要時常走娘家，那一回來去，能說不花幾百文？你媽還想給你定媳婦，這個年頭，我們窮人真不容易過，動不動就是一二百，去年娶你小嬸子時，就花了一百八十多塊，要不是你二叔有朋友，借了幾十塊，我們簡直就要不起。」

這父親說的話，阿紅是越聽越不入耳了，如果要照父親的話，阿紅是一輩子沒有娶媳婦的希望了，阿紅便放下草鞋，起身向瓜田走去。

這是照例的，每晚必須如此，因為瓜田離村子近，難免不有些小便宜人，時常去偷瓜，所以，阿紅每晚於睡覺之前，必要到瓜田走一週，父親看見阿紅巡田去了，好似睡覺時間已到一樣，便把小板凳都收到草屋去，預備安息。

阿紅一面走，一面想：照剛才父親

所說的，在最近期間，婆媳婦是難以有希望的。小嬸雖說年青，漂亮，但不大好上手，有時雖說說笑笑，但這算什麼呢？阿紅所想的，只是小嬸水紅衫子裏面的奶頭及其他，說說笑笑是不濟事的。阿紅不由得愁上心頭了，還是唱一曲小調罷：

「七月裏來蒼蒼白，雪白的奶頭露出來，你上床，俺關門，你脫袴子，俺吹燈……」

「阿紅——」一曲還未唱完，便聽見父親的喊聲，不知道又有了什麼事了，阿紅只得再走回草屋去。

「我說，阿紅，你明天起來早一點，到家裏把我們那大板鋤拿來，這幾天，瓜蔓草又多起來了。」父親咳嗽着，吩咐了以上的命令。

「我現在去不好麼？月亮出來了，又涼快。」阿紅又想起了大前天輸了的一千文，藉此機會，還可以再賭一下，

或者能贏回來，也說不定。便向父親商議。已經睡下的父親，也覺得沒有不可以的理由，便讓阿紅回去了。

(二)

月亮由東方漸漸昇上來了，將她的淡淡光線擲到大地上，除過樹的蔭影，屋的蔭影，草的蔭影，一切都給她的淡的光兒射到了。夜是更顯得寂靜，連村子上的犬吠聲，也不易聽得。小星兒依然一閃一閃的交換着她們的談吐，阿紅便在這樣的天空下，急急的，邁向村裏去。

李四家是關門睡覺了，陳狗家的門雖然沒有關，但陳狗又不在家。阿紅好似失去了主牢似的，站在陳狗門前不動，坐在門限上的陳狗媽，先起了疑心。

「阿紅！你到底找狗兒什麼事？」陳狗媽問。

「沒有什麼事，」阿紅答。
「還瞞我哩，大前天聽說你輸了一

千文呢，可是罷？狗兒倒贏了二千多文，據他說，到有一半是贏你的。現在還想賭罷？」陳狗媽揭開阿紅的心幕，這却使阿紅不好意思起來，好像輸了錢侮辱似的。陳狗這家伙，贏了錢還到處對人講，怪不得父親囑我，從此後再不同他賭了。阿紅想到這裏，把今晚賭博的念頭打消了，不言語便低頭走開，但陳狗媽却又喊了：

「阿紅！不要走。」

「什麼事？」

「你來我對你說。」

阿紅又折回來了，心想：要是陳狗回來。再賭一下也可以，萬一自己贏了，到處可有得說，便又走到陳狗媽面前。

「什麼事？」

「你不是要賭麼？到我家摸骨牌去

可好？」陳狗媽笑迷迷的問。

「沒有人，同誰摸？」阿紅立刻表

示了同意，但又想到陳狗不在家，恐怕發生缺人的問題。

「走罷，到我家去，狗兒媳婦還沒有睡哩，咱們三個不就可以了麼？」

這出乎阿紅意料之外的奇遇，馬上鎖住了阿紅的心胸。陳狗的媳婦，雖說三十多歲了，但她的小脚，是全村出名的，那樣尖溜溜的……如果能同她在一塊摸牌，就是輸幾吊文也甘心，阿紅不客氣，便跟着陳狗媽進去了。

「小胎媽！前巷裏阿紅來了，你今天不是說想摸骨牌麼？現在我們來摸罷。」陳狗媽一進院子便高聲喊，心想：我婆媳兩個，無論怎樣，總要弄阿紅幾文錢。

「小胎正吃奶哩，」陳狗媳婦的答話。

「啊喲，吃奶碍什麼，我們就在你屋裏摸。阿紅也不是外人，三天兩頭來的。」陳狗媽說着，便走進她媳婦房的

裏，阿紅跟着進去了。

陳狗媳婦因天氣熱，上衣已經脫掉了，本來已經吹滅的煤油燈，因小胎睡醒，剛剛才點着，不防備她婆婆突然帶了阿紅進來，覺得不好意思，拉了一件小孩袴子，搭在自己肩膀上，阿紅立在屋中間，如看洋畫似的，有點眼迷了。還是陳狗媽有心，立刻說：

「小胎媽越過越嬌了，怕什麼，有我在這裏，又不是外人，好，你就坐床裏邊，我同阿紅坐在床沿上。」一面說，一面推着阿紅往床上坐。阿紅看見那樣白的皮膚，生平還是第一次，沒有想到，陳狗媳婦還有這樣好的身子，今天能飽眼福，真痛快到萬分了，說不定，還有更好處呢，便不客氣地坐到床沿上，直對躺在床頭的陳狗媳婦瞧，陳狗媳婦格外不好意思起來，只得裝嬌的用脚蹬了阿紅一下說：

「瞧什麼？沒見過麼？你這人真……」

……

阿紅突然臉紅了，不知對陳狗媳婦這一蹬，該怎麼應付才好，是打她一下，以表示大胆呢？還是裝的規矩點？而陳狗媽在這時却又走了出去，嘴裏咕嚕着：「拿牌」，「取扇子」。阿紅更加着急了。陳狗媳婦又問了：

「你怎不常到我家裏來？」

阿紅好像得救似的，趕快將剛才那一蹬的問題放過，結結巴巴的說：「好嫂子，我還得天天種瓜呢。」

「誰是你嫂子，不許叫我嫂子，要叫就叫姐，」陳狗媳婦因懷裏吃奶的小胎已睡着，慢慢坐了起來，汗褂也不穿了，映在阿紅眼裏的大奶頭，好像特別高了起來。阿紅有點心跳了，也不再言語，兩支眼死瞪着面前的肉身。

「你怎麼呢？死看什麼？叫姐不叫姐？」陳狗媳婦突然拉住了阿紅的耳朵，向自己懷裏拉。阿紅如觸電似的，全

身軀了起來，正想藉此倒向她懷裏，陳狗媽忽然在這時進來了。

「哎呀，阿紅你怎麼？跑到我家裏撒野！叫你進來摸牌，你竟摸起人來了，這還了得，我出去鳴鑼去，咱到村長那裏講理去，狗兒不在家，誰担得起這名譽。」陳狗媽說着就往外走，阿紅已經呆了，但一聽到鳴鑼，覺得又清醒了。到村長那裏不是打屁股，就是罰錢，這是村裏的規矩，上月李家小秦便是這樣的，被張家小寡媳鳴了鑼，村長叫人打了一百屁股，還罰了二百吊文，給關老爺廟裏買燈油。他立刻跳了起來，趕出去，把陳狗媽拉住，便跪在院子裏向陳狗媽求情：

「陳大娘，我再再不敢了，剛才是狗兒媳婦她摸我……」

「放你媽的屁！調戲了人，還冤我媳婦，我鳴鑼去，咱到廟裏再講理。」

陳狗媽氣勢雄雄的故意搶着往外走，阿

紅急的在院子裏幾面轉。空氣突然緊張了起來，阿紅這時恨不得有個地洞在自

己面前，一下鑽了進去才好，腦子熱烘烘的，腿比剛才坐在床沿上還軟了許多。而且這種軟，是懦弱的，卑怯的，身上好像有特別筋抽着似的。再也硬不起來。身上也感不到麻木，就只是軟溜溜的難以站起來，陳狗媽是破口大罵了，並且跳的有三尺高，聲音愈來愈大，阿紅覺得：這比打屁股還可怕，只能跪着哀求，許陳狗媽十仟文，下次再不敢來了。

「十仟，我家又不是婊子，看得起你十仟文，你滾你的，我走我的，村長那裏自會有處分。」這明白的，陳狗媽是嫌錢少，不然她爲什麼要說「看得起」呢？阿紅因爲常在賭場上看慣了這種以退爲進的把戲，知道要解決，是非添幾文不可。

「陳大娘，你不要生氣，我……我

給你十五仟文，你饒了我罷！」阿紅再哀求。

「說的容易，看你那窮像，還有十五仟？你就有二十仟我也不答應。」陳狗媽聽見十五仟，這巨大的數目，就是牠過家用，也可以支持十多天，前幾天，警察局的官兵，在兒媳婦床上睡了一夜，臨走時也不過才留下三塊錢，還沒有十五仟。如今阿紅竟出十五仟，自然可以答應他了。但不知他是現的？抑是記賬？如果現的到可以，若記賬，那可不行呢。跪在陳狗媽面前的阿紅，聽見陳狗媽不答應，而且又說什麼二十仟，想必陳狗媽還嫌少，再想加五仟。爲了自己的眼前不危險起見，阿紅終於說：

「二十仟就二十仟罷，只要陳大娘饒了我。」說着，在地上叩響頭。陳狗媽忽然笑了起來，這使阿紅身上輕了不少。但陳狗媽並未笑完，馬上又不作聲了。阿紅心想：「難道又翻臉不成麼？」

「支正離開地面的膝蓋，又慢慢的跪了下去。陳狗媽馬上勒索：

「拿錢來，你的二十仟在那裏？」

這又使阿紅發怔了。阿紅答應給錢，却並未想到要馬上給，身上不錯是有錢，但那是預備的賭本，而且只有五六仟。這怎麼辦呢？瓜地裏床下草裏，雖然還藏着二十多仟，但那是留着過年用的。現在父親睡在床上，也不能取。阿紅無論怎樣想，總想不出一個適當的辦法。想對陳狗媽說等幾天，但又恐怕她不答應，阿紅是陷在一種困難中了，低頭不作聲。陳狗媽大概是看破了這一點，便慨然的說：

「阿紅，我却不在于你幾個錢，不過我媳婦的名譽要緊，不要你出幾個錢，你調戲了人，未免太便宜。我想：這麼辦罷，你身上現在有多少？」

「我有……有五仟多。」阿紅吃吃地答。

「那麼，你將這五仟錢給我，其餘的，等幾天再給。不過，你們這些小孩

子，誰能相信你呢？最好，你將你身上的小褂脫下來，留在我這裏，你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來取。你要不取的話，我高興了，拿着你的小褂找你爹去。

「陳狗媽說出了這安全的辦法。要阿紅遵從，留下身上的五仟，阿紅覺得很可以，就當輸去了。但是脫小褂子？阿紅想想，明天父親要問的，待一會回家，母親也要問的，這身上穿的還是件新小褂，母親要知道了一定大鬧的，阿紅只能拒絕：

「陳大娘：我把這五仟給你留下，剩下的我明天一定送來，我要不來，我就是狗入的。」

但陳大娘却不能相信這一套，誰不會說「狗入的」呢？但誰又真是「狗入的」呢？所以是非堅持到底不可。

「那不行：誰管你羊入的，狗入的」

。今晚上不脫小褂不要打算了結，要不然你拿二十仟來，我就不押小褂了。」

阿紅知道這是僵局了，事實上自己很難留下小褂，而陳狗媽又一定不容應。這是只能作退一步想。在自己身上出主意，便把前天在家裏偷小嬸的花手巾，從袴帶上抽出來。

「我把這個給你留下好罷？」

「不行：非脫小褂子不能走！」陳狗媽堅決的。

「我這個給你留下不是一樣嗎？」阿紅再將手巾往上飄，月光下顯出紅綠的顏色來。

陳狗媽驚異了，以為阿紅拿的，也許是她狗兒媳婦給他的。伸手突然奪了去，看那樣的豔麗的顏色與花紋，知道狗兒媳婦並沒有這東西，才放下心。但阿紅從那裏弄來的，却想問明白。

「你從那兒偷來的這姑娘的手巾？」

「我……我……我不是偷的。」阿紅答。

「不是偷的，你那有這東西？」

「我自己的。」

「放屁，你還拿得起這麼花的手巾？告訴我誰的，不告訴我，我連手巾都送到村長那裏去。」

這如青天霹靂，阿紅一聽見村長頭就痛，村長是那樣兇惡，那樣不講理，那樣有勢，剛才聽說要送他見村長，幾乎哭了起來，這會兒又是村長，這陳老婆子真難纏，還是告訴了她罷。但是直說是偷的小媪的，陳狗媽不知又要出什麼主義，還是改變一點。

「我小媪送我的。」

「哈哈！好骨頭，姪兒媪子通姦，還沒有聽見過哩，明天到要問問街坊人。」說着將阿紅的小花手巾向她自己褲當裏一塞，又哈哈地笑起來了。阿紅聽見通姦，已嚇得屁滾尿流，原來阿紅的

舅舅就是爲通姦被人活埋的。陳狗媽說要街坊上告訴人，這怎麼得了呢？頭又在地上碰了。

「陳大娘，你……你饒我罷，我明天給你送些好西瓜來，我再再不敢了，你叫我什麼，我就做什麼。」

「誰希罕你的西瓜，快把小褂押下，明天來取，沒有二話。」陳狗媽斬釘切鉄似的堅決着。

阿紅知道無可再推了，索性就給她留下，明天告訴父親，就說掉在家裏了，等響午出去賣瓜時，偷偷把床底下錢拿出來，不是就可以拿小褂了麼。阿紅想好了，便突然站起來。把陳狗媽嚇的倒退了幾步，以爲阿紅要打她，正要喊，阿紅的小褂已拿在手裏了。

「陳大娘，這是小褂，五千錢也在裏邊，我明天就來拿，你可不能告訴人，你把小手巾還我罷，」阿紅提出正式的交易。

陳狗媽接了小褂，先摸口袋裏的錢要了，對於阿紅的要求退還小手巾，有點不願意，只說：

「你明天一塊兒來拿，」便向她自己房裏走。阿紅恐怕再生出枝節來，便急急跳出了陳家門，很快的向自己家裏跑去。

(三)

月光已由東方移到正中了，閃灼的小星，好像愈加稀少了。夜是那樣的寂靜。阿紅每走過一家門前，宛如預先有通知似的，裏面的狗，總是汪汪的咬起來，阿紅雖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但半夜裏，到處的狗亂叫，聽着是非常之刺耳的，阿紅只得加快了脚步，經過一條中巷，再經過一條小巷，向自己的家門飛奔。

「碰碰碰」，阿紅在打家門了，但裏面並沒有應聲，阿紅想着母親同小媪大概都睡着了罷？我何不到西邊牆上過

去呢？母親醒了，總不見得說我是賊？阿紅便走到西邊，攀着榆樹身子，上了牆頭，一轉身溜下去了。

阿紅溜進院子，轉過身來，却又遇見了意外，當院中睡着一個女人，是小

嬌？是母親？阿紅站着有點發呆了，一種無名的熱力，突然攻上了身，陳狗媳婦的大奶頭，在他腦筋裏忽然浮上來了，眼前睡的一定是小嬌。阿紅受了熱力

的進攻，胸前也忐忑了。慢慢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移到院子中間。映在月光下的女人的肉身，是特別豐滿而潔白，斜向側面的臀部，格外的顯得高起來，

阿紅別的部分雖然硬了起來，而腿却有點軟軟了。這無名的熱力，是愈加進攻了。阿紅馬上站不穩了，心想：這一次可不能放過了。阿紅開始脫自己褲子，但手却不自主的抖起來，腿是戰抖的抬不起來了，像要倒下去似的，阿紅將帶解開，呼吸壓迫着他，使他出不來了，

好像已失掉了主宰，他移動了一下脚步，又戰抖了一下，褲子完全落在地上了，阿紅看準了側睡着的女人，一下爬上

去。睡着的女人驚醒了，以為是自己的丈夫，她睜開眼睛，睡在上面的，並不是老頭子，而是青年。

她突然驚慌了，大聲的喊「救人啊」。

這使她了然了，強姦她的，便是她自己的兒子，她抽出手來，就是一個耳光。

阿紅忽然意識到認錯了人，便爬起來就跑，他的母親呢，胸中塞滿了義憤之氣，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便爬起來拖上鞋就追，就這樣，出大門，經巷道，過村門，走野地，飛奔到瓜田去了。爲了涼爽而睡在月光下的耕田的農人們，遠遠的望見這奇異的局面，都起來跟到瓜田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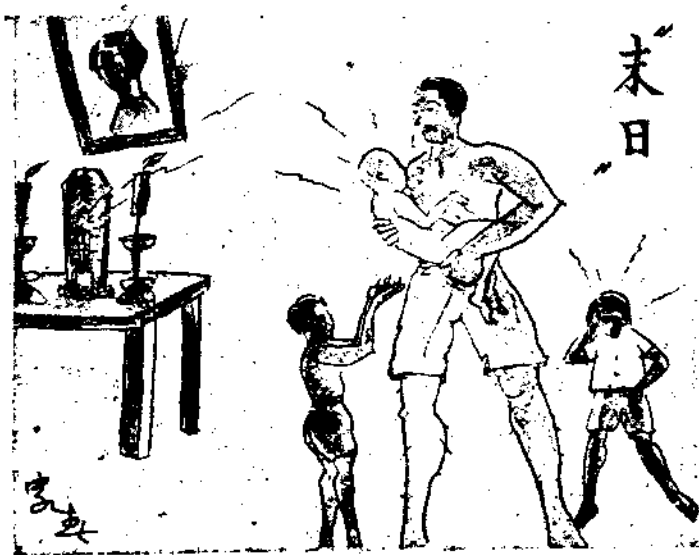
「什麼事？什麼事？」

母親只是哭，指着兒子不說話，老頭子只得向兒子：

「怎麼啦？」

兒子的答覆是：「病咬的。」

跟着來看熱鬧的，已猜到幾分原由了，便把哭着的母親勸到草屋裏去。阿紅的「病咬的」綽號，却傳遍了全村。



她的末日

家春

八雲裝飾設計公司

第一次出品廣告

名稱： 浮彫掛飾

種類： (一)樂聖悲多汶

(二)但丁與皮屈麗斯

(三)麥大拿馬利亞與耶穌

價目： 每個二元

陳列及寄售處： 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藝風社 電話 81304 號

附啓： 以上作品凡藝術團體，及宗教機關直接向本社批購者當予特別優待之折扣。

本公司寫字間

上海江西路⁴⁵¹號⁵樓⁶³號

電話 10790 號

學習文字的意義

孫福熙

——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學生朱壽祥勞元熙汪淑霞筆記——

文字的應用，概括起來，可以說，不外乎記錄事物與傳達情感的兩種。

需要字音字義及文法的進一步的修養，再加修辭學文學及文學史的認識。

們的參考與應用。但文字的應用，不能像科學的以一個公式代表一切，所以只有課堂上的選文，決不夠滿足我們的需

所謂記錄事物者，如記帳，記事，

我們舉一個例：鄉村老人，能說流

要。最好的方法是在平日隨時觀察。

新聞，報告及寫一封平安家信等，都包括在內；至於傳達情感，則發表自己的思想，情感，意見等等。

利而多風趣的話，當你稱贊他的時候，他會回答你說：「先生！可是我是一個「瞎子」呀，一個字不認得的呵！」他

天地間事物之形態與變化，很可以做我們練習文字之應用。山川花鳥的形

在這兩項任務裏面，第一個先決問題是要認識文字的形體，了解文字的意義，纔能認識他人所寫或自己寫出來使

說一個字不認識等於一個瞎子。他不識字，不懂文學上的方法，便不能寫文章。

字的極好資料。我們以爲一朵花的形狀，一朵雲的顏色，記錄下來，不能成爲

他人明白，而不致有所錯誤。這裏面所需要的練習是識字，書法，字音字義，文法等工夫。第二部工夫，要在能認識能念能寫的上而加以寫得好做得好的練習，使文字簡潔經濟，而又美麗動人。

文學的主體原是在於傳達情感，這裏不說文字而說文學，要傳達感情，必應用許多藝術，使詞藻美麗，易於動人。但這是第二步工夫，第一步還是需要文字通達。

有用的文章，其實這種斷片，在組成大篇文字的時候，都有很大的應用，使文字豐富而不覺其枯燥。又因爲練習觀察的結果，感覺純熟靈敏了，對於一切人事，有了精深的見解，這是文學上的主要原素。

這樣纔能使人對於你所發表的思想情感與意見不覺得厭倦而無聊。這裏面還

學習文字，第一個方法自然是選讀名作，來研究其中的字義與結構，供我

學校中的練習國文，只偏於文字的

形式，就是技巧的方面，至於文字的實質，如思想道德及科學的資料，本不在國文的研究範圍之內。雖然也有提及文字的氣魄，解釋內容的事理，但都不是國文的主體。

烹飪的好壞，在於調味及配合的善否，決不能以材料之好壞為斷。我們練習文字雖已通達，而毫無實質，亦不能成為好文字，所以必須在自然與社會人事間去觀察追求。得到一個作文的題目以後，必去記憶平日觀察所得的資料與本題有關係者，或者還須到社會間去觀察追求，求得與本題有關係的資料。

觀察的練習，與一切藝術一樣，必須有一個長時期的基本練習。學畫者欲作社會活動的描寫，必先在畫室中練習素描與人體的基本練習。學音樂者欲在自己的樂器上（鋼琴或提琴等）演奏世界名曲，或以自己的感情作成一個曲譜，必先練1361，1531的基本。

這些練習雖然很單調，可是非此不行，等這些工夫已建築在耳朵眼睛身心與手上，方可自由的描寫社會，發表自己的情感。

文學是藝術之一種，與繪畫音樂一樣，必先有字義文法的基本練習，然後觀察自然物及人類社會之表現，用文字記述發表出來，使眼與手有純熟的訓練，始能產生重大美麗的作品。

在這種觀察的時候，我們有許多學術上的幫助。例如天色氣象，山川花草，蟲魚鳥獸，必須認識自然科學，方能知道其變化與原因結果。至於人類社會的活動，必須認識社會科學。其他社會間繁複的結構與組織，都是與思想宗教藝術有關係，我們都可根據這個學問來做研究。

還有兩種學問，直接幫助我們的觀察的。第一是景物學；第二是表情學。景物學之研究，使我們知道景物與

情感的關係，例如凡水平的景物，一定表現安靜，平正，寬大，廣博，我們看到西湖水平的時候，是撫摩的感情，決不會引起我們的憤怒激烈之感。

水平的反面是垂直，凡垂直必表現剛強，挺立，莊嚴，因此產生艱阻或巍峨的情感。

這是關於視覺的，鳥語雷雨之於聽覺，花香之於嗅覺，寒暖之於溫覺，都有同樣的關係。這種感覺，能夠影響人的喜怒哀樂，所以可以用為文字上的象徵，或作為引逗。

表情學研究人類喜怒哀樂各種變化的情緒，在面貌與四肢舉動上所有的表現。

例如快樂的時候必定眉目鼻口都向上緊張，悲愁的時候，則向下寬弛。從每一種情感記錄其表現的狀態，再從小孩與各種動物比較，有一定的規律。

我們有了這種智識與經驗，要描寫

某一種感情的時候，只要幾句話，就可把這人物的性情完全表現了。

現在所講都是空洞的理論，一切全在大家去在實際上應用，在實際上還可發生許多困難，與許多沒有預料到的趣味。我們學藝術的人，感覺格外銳敏，這種觀察的練習，於文學上，於藝術上，是同樣的需要有用，所以，比別人的學習有特別便宜的地方，我在預祝大家的成功。

沈從文君結婚聯

知堂

國歷重陽日，沈從文君在北平結婚，擬送一喜聯而做不出，二姓典故亦記不起什麼，只想到沈君曾寫一部愛麗思漫遊中國記，遂以打油體作二句云：

「領取真奇境，
會同愛麗思。」

中華月報 第八期 要目

攝影(封面).....	曾仲鳴
婦女界.....	盧勢東
花(三色版).....	方君璧
時事述評(十篇).....	石克等
辛亥革命史的意義.....	曹立夫
論德奧問題.....	陳芳若
美國復興運動(七篇).....	解生等
古巴政變與美國干涉.....	羅君素
戰債問題對話.....	仲足譯
殖民地之再分割(下).....	伍遷耀
邊疆近况(圖畫).....	諸家
板畫(礦工,水災).....	野夫
生產教育的可能性.....	張維哲
世界婦女勞動與組織的現狀.....	沙白
鄧廣影戲文集序.....	李屋
屠格涅夫.....	漫鐸譯
屠格涅夫及其著作.....	劉石克
詮釋與漫談.....	編者
癸字號.....	白塵
小貓與少女.....	張賢平
廬山雜詠.....	曾仲鳴

定價：每冊二角，半年一元，全年二元，外加郵費。

中華月報社發行

上海河南路三〇三號

奔

姚慎機

前面是他，她就快慰。

再望不是，便太息啦。

這樣，已經有四五次了，她望見一個年青的影子，都希冀着是懷念中的他，可是，當那些影子清楚地呈現在她眼前的時候，並沒有一次是的。

她等待着，很久很久時候。

黃昏在寂寞的心境中消隱，從蒼翠的樹影間，透出一片輕勻的而且潔白的月光，默默地瞧着她，那深鎖的眉尖，靜默的眼珠子，微微地太息着的嘴，——一張滿孕着期待的情緒的臉。

「還不來嗎？」她一邊沉思着；一邊就抬起了頭，張大着眼睛，疑視着公園進門的地方。

可是，並沒有一個單身來的青年，縱然是有，也不是他，而是那些她從聽

不起的「壞蛋」。

這時候，公園裏的遊客已經從衆多而稀少了，空氣從喧囂而沈靜了。一串焦急的感覺，也隨着佔據了她的心境，然而她並不想走：因為他說要來，是不會不來的。

忽然一陣「小桃紅」的歌聲，從她的身旁飄了過來。忽然，這歌聲就變做

「蜜司楊，你等得急了嗎？」像難聽的江北口音。

這卑污的笑臉，這討厭的聲音，分明是向着自己的。她使了一個氣忿的眼色，更昂了一下子頭，便忽促地走了，因為：她不姓楊，她是姓李，這個人不是等待的他，這個人是一個豬羶。

「神氣得來！」豬羶是永遠不知道

改過的。

「怎麼辦呢？」她走在草地上想；「回去，或者他來。再留在公園裏，又要受無恥的豬羶追逐。」

在這猶疑不決，雙重困難之下，她的內心，的確泛起些微的苦惱。

這種年青人的苦惱，是不會久長的，正像年青人的快樂不會久長的一樣，正當她提起皮鞋踐踏青草，想發洩腦中不平的時候。驀地走來了一個瘦弱的青年，巴拿馬的草帽，羅克的眼睛，銀灰色的西裝，敏捷的可是文雅的步伐，這些，很明顯的地方，映入她的眼簾是他。

望不見他，祇是太息。
能望見他，便快慰啦。

「我，找了你半天，潔。」他說。
她嬌羞地低着頭，並不做聲。於是

他又——
「怎麼不做聲呢？」

「你教我一個人在公園裏等，弄得那班無賴來胡纏。」她的意思是話，可是她的聲音是歌。

「真對不起。我實在因為有事，那些無賴，究竟怎樣的胡纏，潔。」

像一個弱小的孩子，受了旁人的欺負，在她的媽媽面前撒嬌一樣，她用着低微的聲音，將剛才遭遇的一幕，慢慢地告訴了他。

「哦！」他本能地點着頭，接着又講：「那班東西，專幹這種無恥的舉動，真是可恨！」

他們，沉默了一會，便挽着手向樹林裏有石棧的地方走去。剛才一個男子向她講話，都不允許，現在，竟很柔順地偎依在一個青年的身旁，這當中倒底有什麼緣故存在，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在石棧上，他們雙雙地坐下。六月的風，吹動着她的柔髮；也吹動着他的領帶。夏夜的月，照耀着她的嬌美，也

照耀着他的高貴，他們是在一個氛圍中生存的，他們是在一個氛圍中生存的！

和一對可愛的孩子似的，他們低低地在談話：

「君平，今夜你究竟有什麼事？」

「我因為有一位同學在今天結婚，跑去參加他的婚禮，胡鬧了半天，直到現在，才算逃了出來，可是他們還要逗留，不准我走。你等急了嗎？」

「誰呀？」又是一句美麗的歌。

「就是蔡玉銘，從前和你說過的，那位圖畫很好，在學校裏常演羅漫司的悲劇的。」

這話，說過之後，她不做聲，他也不做聲，祇是默默地低着頭：像注視什麼，又像思索什麼。

在這樣寂寞的沉默中，一陣淒涼的傷感，溜進了君平的神經。他又是一個素來敏感的青年，於是，不知不覺中，隨着起無限的感觸：

「唉！旁人都成功了；蔡玉銘已經結婚，繆彭年也能夠訂婚；就是那位糊塗的小楊，也馬上便要結婚了，可是，我們經過了三四年的熱戀，還沒有……」

「渺茫的前途！渺茫的前途！」他太息着。

這是真的事實：在十四五歲的時候，他們便相識，現在他們都十八歲了。在這幾年當中，他們是熱烈地戀着的；他們作過幾百次的幽會，幾千回的接吻，也同拍過十幾張的照片，就連他們的情書，也足夠塞滿了兩小皮箱。他們從沒有吵鬧過，也從沒有隔膜過。他們是非常幸福的，假使能夠結婚的話。

但是，他們的命運和環境，却是料想不到的惡劣，為的她窮，他也窮，她家希望嫁一個有錢有勢的青年，他家也希望娶一個家境寬裕的姑娘，這種頑固的又是卑污的思想，本來早該埋進墳墓的，不料依然在他們前一代的頭腦裏健

存着。這，無疑的是他們的愛情的障礙物。

他們竭力地想使這純潔的戀愛，去克復那卑污的障礙。然而，那卑污的障礙，却時時刻刻在破壞他們純潔的愛情。

這樣，使他們感到深切的苦痛。

現在，陳放在他們面前的，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聽家庭的擺佈，犧牲過去的愛情；還有一條，便是脫離這種罪惡的家庭，到遼遠的地方去流浪。

無論如何，君平是不能走第一條路的。不過，出去流浪，又不知道她的意見怎樣。

「我們怎麼辦呢？」君平先探問她

「我不知道，而且——」而且不下去了，她緘默着，和一尊大理石的雕像似的。

「而且怎樣？你說。」

「我的媽媽非常討厭。」

「那末你就聽她處置了。」他說時有點失望。

「不是，」她費了很大的勁，才接了下去說：「我想什麼法子也沒有，我祇想死。」話還沒有說完，她的眼淚，已經掛滿了兩片紅腮旁邊。

「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小渾蛋呢！爲什麼這樣的獸？想死，死有什麼用？」君平一面向她說着，一面便禁不住摟緊着她的粉頸，熱烈地吻着她底淚痕。

「不然，你講怎樣？」被壓在嘴下面的嘴，吐出來這樣一句微弱的話。

「我想，我們都年青，所以我們要自由。可是自由，並不是頑固的家庭能夠給我們的，也不是尋死能夠給我們的

。這樣的自由，需要自家去奮鬥，我覺得：我們可以流浪到遼遠的地方去，或者可以獲得我們的自由，實現那多年的好夢。」

「不過，」李潔又擔憂着：「那樣，不是太不對嗎？」

君平有點好笑，心裏面想：李潔，實在有點胆小，癡呆而且猶疑，倒底是一個不懂事的姑娘。

「你要明白，我們家庭的本身，就是一個罪惡的結晶。牠阻止我們的戀愛，除去因貧富的關係而外，是沒有其他理由存在的。試問，這樣的理由，是多麼的可恥？我們拋棄這種家庭，是我們的光榮；假使和牠妥協，便是我們青年重大的恥辱！」

他這樣熱烈的談話，原想繼續下去，可是他發覺李潔姑娘在注視着路旁的一叢花：那些紅的花，白的花，便以爲她在聽，就問：

「你聽到嗎？」

她微笑着，默默地點了兩下子頭。

「你以爲怎樣呢？」

「犧牲太大啊！」——還是那樣顧慮

着。

「從前，我們不是也犧牲過嗎？假使那時我們擔憂犧牲，也許不會有現在。所以，我認爲現在再能夠犧牲，一定可以有幸福的未來。」

她想起了：那時君平在一個頑固的中學裏讀書，那個中學，是禁止男女學生通信的，否則便要開除。可是，那時她時常有信給君平，君平也時常有信給她。結果：學校裏發覺，便令君平退學。他一些也不抱怨，直到另外考進一所中學，才將事情的始末告訴她的。雖然這是一個很平凡的遭遇，但在李潔的心中，却是一個很強烈的印象。

她想：「我去，我一定去。」

「怎樣去呢？」她問，很稚氣的。

「現在，我還有一百塊錢，是我爸爸寄給我，做下半年的學費的。我們可以將牠當作路費。將來的生活，我可以賣稿或者做一些小事來維持的。」

「那末，到那裏去？」

「到杭州去。——那兒，沒有南京的沉悶，上海的喧囂，和我們這兒的單調。」

最後：他很高興，她也很高興。

於是：就在那天夜裏，這一對年青的靈魂，便拋棄了那靜恬的公園，拋棄了那頑固的家庭，拋棄了那沒有生氣的故鄉。

秋朝

陳醉雲

朝來的風致有清趣，
每喚起我遊山的情緒；
無奈欲去還是未去，
未免孤負這希有的佳遇！

新壘文藝月刊

——二卷四期（十月號）內容——

文藝自由論辯的觀察並質蘇汶：特大	火坑	白木
誤會	子蘊	散文與詩七篇
孤僻者	豪少	瑪利亞
左翼文學的尾巴主義	菲丁	逃婚
前哨九篇	柳風等	論作詩
爭執	一空	文藝情報
時代的墳墓	饒生	通訊
社址：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二號		楚健，饒生
定價：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零售每冊二角		
經售處：上海福州路現代書局及各省市各大書局		

題壁詩故事

錢畊莘

爲一首絕詩。詩云：

『二十年來塵撲面，
而今始得碧紗籠。』

塗抹牆壁，像煞是一種天性：外國

人不曉得，中國人似乎可以這們說。在廁所的牆上，在路亭的牆上，在古刹的牆上，在住宅的牆上，還有在有風景的地方的岩石上以及竹竿樹皮上，在在都可得到確切的證明。

下面是幾個『題壁詩』的故事。

1 張 謂

據說，唐人張謂，落魄長安逆旅，遭主人白眼；憤極，題一截詩於壁。詩云：

『主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

心！』

縱令然諾暫相許，總是悠悠行路
題爲題長安主人壁。此詩被人稱做
描寫『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的代表作

。人到謀事不成，囊空又如洗，親友見而走避的當兒，一定會聯想起這首詩。此詩也曾經人配譜，選入唱歌集；記得在小學裏讀書時，也曾唱過。

2 王 播

與題長安主人壁相仿的，還有王播的題木蘭院。王播亦唐時人。據說，王播少孤貧，曾寓揚州木蘭院，跟着和尚吃白飯；和尚頗厭忌之，乃齋罷而後打鐘以示絕。他耐不住和尚的侮辱，題詩兩句於齋堂洩憤。詩云：

『上堂已散各西東，
慚愧闍黎飯後鐘。』

二十餘年後，播自重位出鎮揚州，特上木蘭院訪尋當年舊句，誰知已爲和尚用碧紗籠罩起來了；他因爲和尙前倨後恭，利勢不過，又提筆續了兩句，成

3 崔 護

唐人崔護，春日踏青，路過南莊；渴甚索飲，一少女以杯水。明年，重遊舊地；因不見少女而題一截於壁。詩云：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題爲題都城南莊。誰知從這二十八個字上，却結成一樁成爲千古佳話之一的風流案件。崔護於題詩後二三日，因繫念少女，重赴南莊尋訪。探知少女已因已詩臥病，即疾趨榻前慰問。病愈。嫁崔護爲妻。

後人因爲崔護的豔遇，由於這首題壁詩；便從這首詩上，摘取了『人面桃

「花」四個字來作爲代表崔護的艷遇的典故。——現在，「人面桃花」這句成語，用得更普遍了。凡是失戀者重臨會與情侶同遊的舊地，因不見粲者而起感觸，都在借用它。

4 宋江

宋江在滄陽樓上，吃飽了酒，打動了滿腹牢騷；向酒保借得文具，在牆壁上題了一首調寄西江月的詞。詞云：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滄陽江口。」

寫後，又覺得滿腹牢騷，還沒有盡情發洩，於是再寫了一首絕句。詩云：

「身在山東心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這在宋江，無非是因爲刺配江州，不免有些抑鬱；因抑鬱而上滄陽樓，滿想借酒澆愁，——那知酒入愁腸，偏是愁上心頭，無處宣洩；便趁著酒興濃時，假筆墨以寄興而已，根本算不上什麼大不了的勾當。

可是正閑着沒事幹的無爲軍通判黃文炳，都拿了根雞毛當令箭似的認作了不得的大事，慌忙報知知府蔡九，蔡九却因爲欽天監奏得不吉，街頭童謠的起得可疑，就吩咐神行太保捉拿題壁反詩的宋江。於是由這一件題壁的風雅韻事，却引起了一樁嚴重的反動公案。這在讀過水滸的人，誰都會記得的一個笑話。

5 濟公

再來講一則濟公的故事。有一天，濟公去訪靈隱寺的印鉢牛長老，長老因爲他是個瘋子，閉門拒之。濟公憤長老無理，題一律於壁。詩云：

「幾百年來靈隱寺，如何却被鉢門門？」

二蹄著地難耕種，

一鼻撩天不受穿。

道眼豈如驢眼睛，

寺門常似獄門關。

冷泉有水無鷗鷺，

空自留名在世間。」

印鉢牛長老看了題壁詩，即捏造了事實，報告臨安趙府尹；以致趙府尹帶了刀斧手趕到淨慈寺去要砍寺前的松樹。若不是濟公口才巧妙，說得趙府尹自知鹵莽；幾乎鬧出一樁出家人與出家人間的鬥氣因緣。

6 羅隱

講過濟公活佛，再來講一講羅隱秀才。

據說，羅隱路過烏江項王廟，見項王塑像猙獰，手中提劍，猶有與漢高祖爭天下時的模樣。他於敬仰之餘，題一

絕於壁。詩云：

『英雄立廟楚江濱，

叱咤風雲若有神——

對劍不須更惆悵，

漢家今又屬他人！』

題畢，項王劍亦墮地。

又有一天，羅隱路過祠山張大帝廟

，見廟宇巍峨，很不服氣，即就神案上

提起判筆，題詩於壁。詩云：

『走盡天下路，

生平不信邪。』

正題完了兩句，就有人從背後握住

他的手臂，喝道：『下文題得好罷；

若題得不好，當心你的頭顱！』他轉身

一看，却是滿面黑鬚的張大帝，於是便

撥轉思路，續題了兩句贊詞。詩云：

『祠山張大帝，

天下鬼神爺！』

更前從此以後，張大帝的香火，較

加旺盛了。（以上56兩則，請參看拙

作西湖故事）

7 女鬼

下面是兩則女鬼的題壁故事。

滿清某科，有江西德興縣應試人士

胡某，末卷未成，斃於場中；身後檢驗

，竟是脫陽之症；號間壁上，題有絕詩

兩首。詩云：

『繡鞋踏破幾回尋，

思念當年未了因；——

記否紅窗明月夜，

樓頭偷占一枝春？

× ×

紅綾三尺痛懸梁，

抱恨終身寸斷腸。

死到眼前君悔否？

重泉仍約作鴛鴦！』

同科七十三號，湖州人裘繼先，亦

斃於場中。死法尤奇，係被長釘釘一

，從背項間穿過喉嚨，釘在作文案上；

不知者遙望之，宛似正在納頭熟睡也。

其文章，末卷已成，據說珠璣錦繡，差

可比擬。卷面上畫有繡鞋一隻，蓮鈎三

寸，凌波欲活。壁上題一七律。詩云：

『夜台猶唱定情詩，

海誓山盟不足持。

燕爾新婚雙合卷，

使儂冤鬼獨含悲！

此生抱屈終難了，

到死柔情尙是癡。

今日成名來索命，

思量妾豈忍心爲！』

詩意婉孌柔媚，顯然爲女子口吻；

但嫌欠工。似情意度之，迨受誘先姦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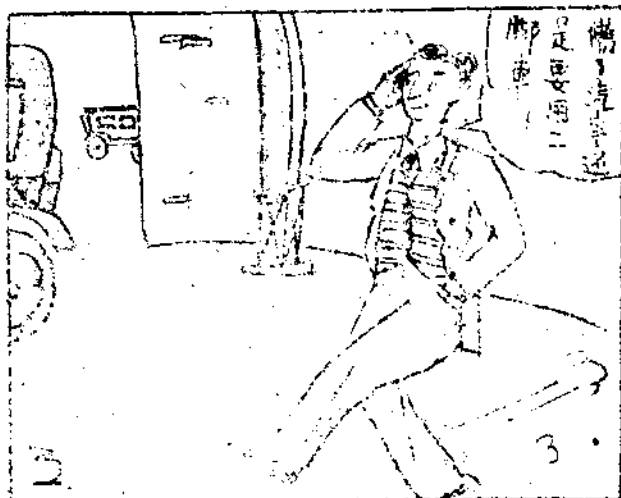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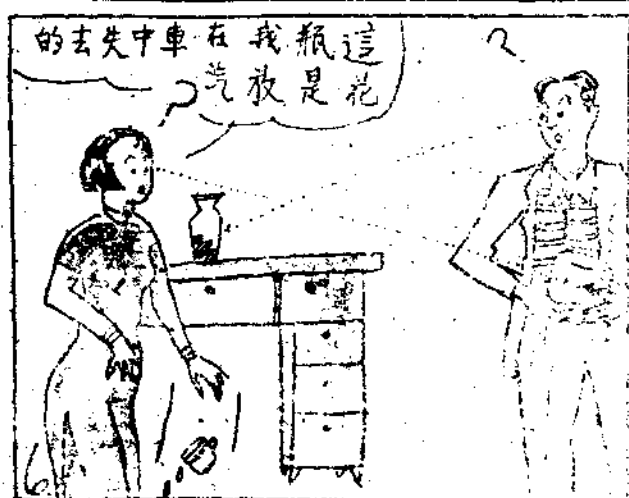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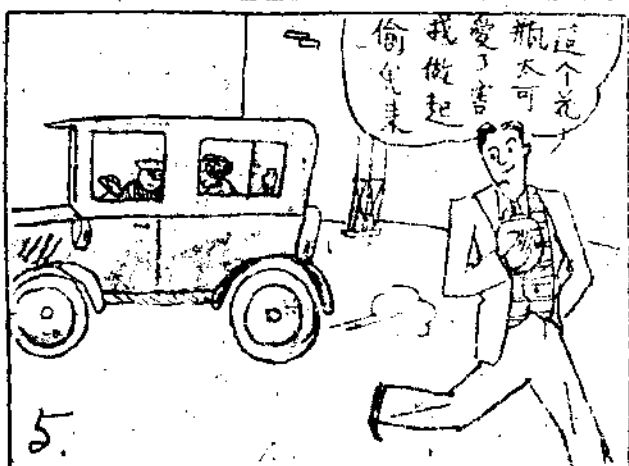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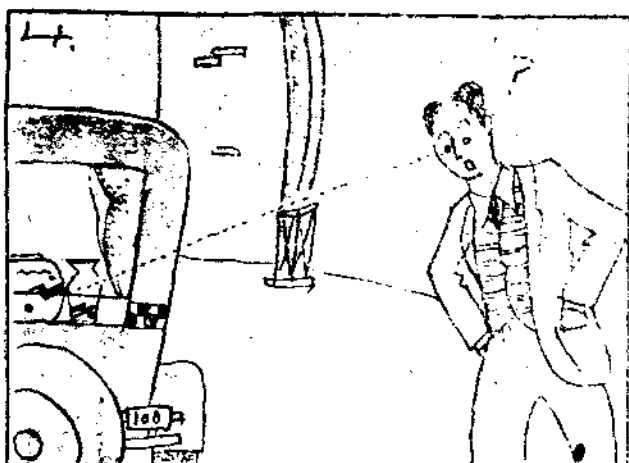
棄，負心薄倖；女方因羞憤自盡，故來

索命無疑。惜其事不傳，無由得知耳。

一九三三，九，二六夜節錄題壁上文辭。

兒偷笨

作春家林



懷鄉

王毅君

一
萬木幽閑漫地侵，金陵勝地好叢林。

潺潺水和秋聲靜；淡淡雲隨暮色深。

世慮銷除忘得失；鄉思繚繞此追尋。

雁峯回首家山遠，恨未身如兩翼禽。

這是今秋遊靈谷寺時，引起我鄉思所作的一首不像詩的詩。因為此地很有點像我那一「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離別時的故鄉，不免令我神往，如入夢境，而忘其寄身客地。回想我生長在「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充滿詩意的斗牛山村，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生活其間，不啻神仙。昔年每歲暑假滿後，

離家就學長沙，總是戀戀不捨。然每歲幸有一次之還家。今則山川阻隔欲飛無羽翼，能不懷思？



恨未身如兩翼禽

鄒月波攝

二

有許多人說：「住在城市的人羨慕鄉村；住在鄉村的人羨慕城市。」這大概是事實吧。然而我何獨不然？我每在城市，都繫念着我的鄉村；一到我的鄉村，便不想任何城市。豈是我的鄉村特別能夠引人入勝？或是我的心情與人不同麼？但事與願違，屢次再不想與澆濁的城市相接觸，以便老死於我敦樸的鄉里。奈生活逼人，竟不相許！依然日日在各種城市惡濁的氛圍胡混！想來人生之無意味，當無甚於此了。

三

金陵為帝王之都，自昔經過不少的興亡痕跡，足以供人憑弔。今首都復建立於斯，繁華倍於昔日，紛白黛綠，尤勝六朝。身處其中，可謂無恨。但我來到此地，快要一年了。所見者：除紫金山，玄武湖一二處稍覺清幽而外，在在充滿着市井氣味。何能值吾鄉之處處可

以養性怡情的萬一？吾鄉一年四季有不
斷的清泉，冬溫夏涼，清流如玉液瓊漿
。京中雖有池塘遍地，而淘米洗衣刷馬
桶，都在其內，弄得臭不堪聞，令人欲
嘔！

此猶不說；尤其是住在城市中的人
們，盡在醉生夢死中過日子。春夏秋冬
的意味，都感覺得不大分明。因為城市
中不有山川草木鳥獸昆蟲的榮枯動靜種
種的變化，便不能充分表現各種節季的
特殊美感；其所有的，終歲與目相接盡
是一些死死的屋宇和呆版版的街衢。人
習狡獪，士尙浮誇。欲求其如我們的鄉
村：一到春來，野花亂發，艷徧山巔。
東風撞戶，人醉似泥。夏則山木鬱蔭，
竹叢吸暑。溪流宛帶，田歌激水。其至
山岫落日，涼颯習習，野老攀談，暢論
禾黍。螢飛明滅，妙如星舞。秋夜明月
增輝，動人冥思。蟬聲震樹，蟋蟀鳴除
。稻黃滿野，葉稀山舒。冬日寒氣不襲

，戶暖生春。踏雪折梅，敲冰取薪。煎
清流以製香茗，煮園蔬以饗嘉賓。主客
融融，其樂陶然。四時各有別緻，真非
城市中人夢想所能得到。

四

前年以久居西湖，極感倦膩，思鄉
情切，馬上作歸計。一入湘境，即見洞
庭水闊，岳陽樓古，心身立時融化於自
然之中了。汨羅江上，夾岸綠楊，笑迎
歸客，格外多情。到長沙，不論樓頭巷
尾，都可以聽到下面一些聲韻悠揚的瀟
湘詞曲，也可以由這些詞曲。想像出我
們瀟湘山水的神妙，深入化境：

「霜落洞庭秋，四字雲收。影搖孤
月夜光浮，何處仙人吹玉笛？黃鶴樓頭
。不洗古今愁，只管清幽。琉璃盤
內水晶毬。照徹君山千萬尺，便是瀛洲
。（洞庭秋月）

「遠水接天浮，渺渺扁舟。去時花
雨送君愁，今日歸來黃葉落，又是深秋

。聚散兩悠悠，白盡人頭。片帆孤
影下中流，載得古今多少恨，付與沙鷗
。（遠浦歸帆）

「無處着煙霞，漠漠平沙。幾行雁
陣晚風斜。寫破一天秋意思，飛過漁家
。切莫近蒹葭；莫近蘆花。好來此
地作生涯。祇恐夜深邊塞上，驚起胡笳
。（平沙落雁）

「煙銷梵王宮，隱隱疎鐘。一聲遠
在月明中。惱煞歸鴻留不住，付與西風
。過耳總成空，何事匆匆？少年儘
作白頭翁。今古相推敲不斷，此恨無窮
！（煙寺晚鐘）

「日暮大江橫，水闊雲平。誰知雲
水兩無情？暮地釀成秋夜雨，滴盡殘更
。點點打窗聲，紙帳寒生。芭蕉葉
上最淒清。多少離人眠不得。坐到天明
。（瀟湘夜雨）

「薄暮大江寒，流水潺潺。漁翁家
住蘆花灣。到老不知城市路，無事相關

。日落半銜山，倦鳥知還。半輪斜影畫闌間。收拾輪竿沽一醉，暫且偷閒。
（漁村夕照）

「雲暗楚天遙，萬木蕭蕭。朔風剪就素花飄。畫角數聲吹不散，一片瓊瑤。
。壓損臘梅梢；凍倒漁樵。月明無影玉生苗。祇恐飛來雙鬢上，白了難消。
（江天暮雪）

「山市近山城，微雨初晴。曉來嵐氣撲天清。道是似烟烟又重；似霧還輕。
。莫怪不分明，望眼花生。碧紗籠裏有人行。說與畫家難着筆，空寂無聲。
（山市晴嵐）

登衡山，則山如壁立，雲生脚底。山高月小，露凝珠圓。俯視湘江，如拖長帛。風來撼樹，呼呼如虎嘯。梵聲一震，響徹天空。攀登絕頂，頓顯遺世獨立之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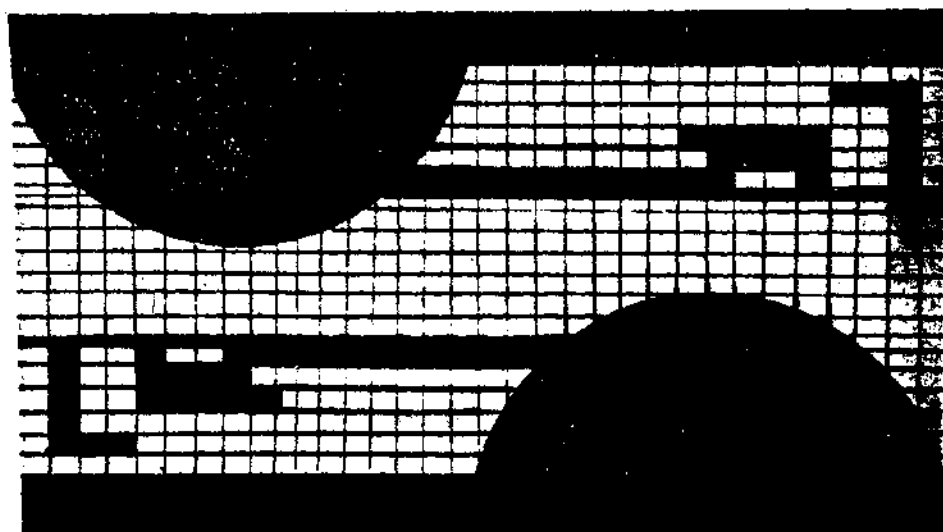
五

及抵家園，大姊笑迎堂前。母親聞

纔趕出呼兒，狀貌慈祥欣慰，難以形容。祇父親方去鄰舍，不在家中。其餘合家大小，莫不趕來將我包圍，如同看戲的人們，個個笑迷着臉。

居家數日，日日入山採摘野花野果。或上山頂以望高插雲表的祝融峯；或藉草地偃臥，仰看天邊五色的雲霞。心事悠悠，幾猶置身世外。覺得我們所居的斗牛山中的茂林修竹，深邃幽靜，連綿數十里，突出雲霄。冬不知寒，夏不覺暑。較之西湖的寶俣和秦望山，童山濯濯，一望無餘；金陵的紫金山和幕府山，其高猶如邱陵，簡直不值得我一顧。常謂我們的斗牛山林倚在西湖或金陵，則要人名士們將不致作廬山莫干山的遠道跋涉而盡入吾彀了。我們有此山林，祇要於其上開一小小茶館，便可解決生活，不必再勞勞於紅塵滿地的城市中了。而我們的山林也不致被人辜負了。現在祇有我輩與世相違的少數人們三

五年來賞識一次。山神有靈，當呼負負。屈導計至今日，隔離家山，足足兩年了。此後還不知何日有閑，重得享受此山林清福。
九，九，一九三三南京。



動力

蔣鴻達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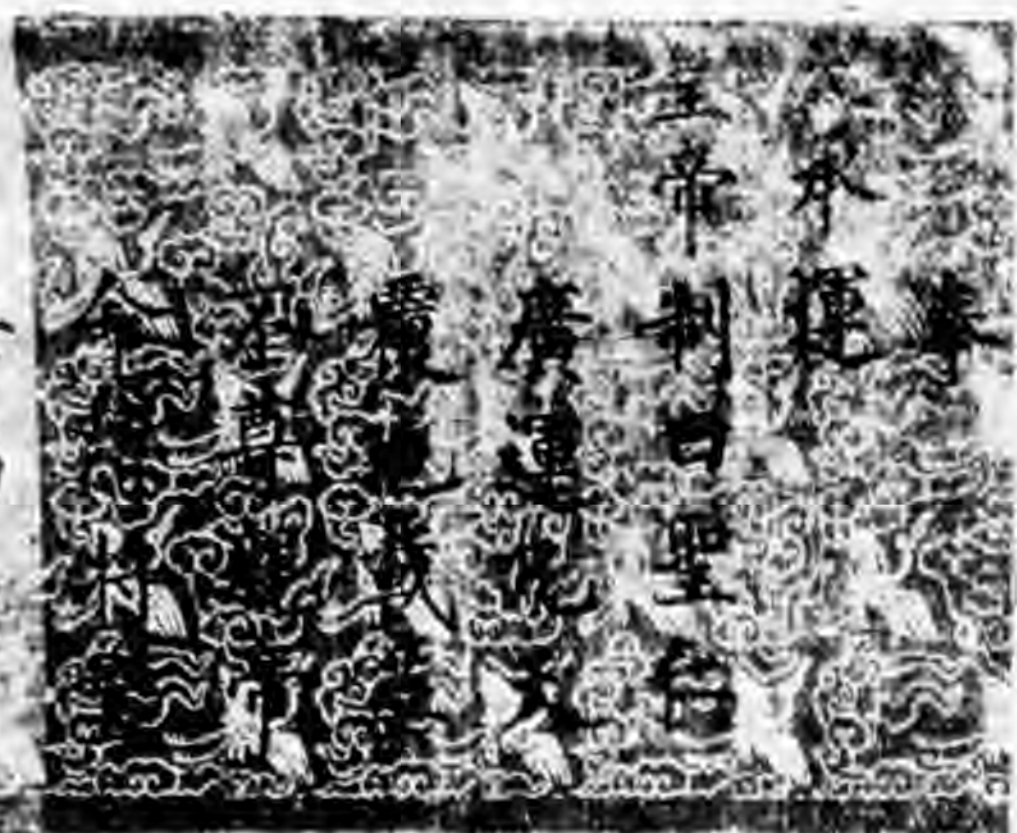
明封豐臣秀吉册書

則堂

明萬曆間，日本權臣豐臣秀吉既平國內，蓄志滅明。先侵朝鮮，遂與明構兵，互有勝負。明廷主和，募用嘉興無賴沈惟敬，假游擊銜，使往來彌縫。沈對日似謂明欲尊秀吉爲皇帝，而對明則謂可封秀吉爲日本王，明廷遂遣使齎册書往封。據倭史記當時情形，謂慶長元年（萬曆廿四年）九月，秀吉迎明使於大阪城，翌日宴饗，秀吉戴冕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將皆著其所賜章服。既罷，使者出。召人讀册文，至「封爾爲日本國王」語，秀吉色變。脫冕服拋之地，取册書裂之，罵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髡膚之封！」即夜驅明使，並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入朝鮮。

照片所攝，即當時册書，現保藏于子爵石川成秀氏家。民十八年春，余於東京日本名寶展覽會中見其實物。册爲絹地，織有雲鶴花紋，册首亦織有「奉天誥命」四字，通卷完好，無碎裂痕。倭史所記，或過甚其詞？其流傳之迹，據日人云，當秀吉時，入於其寵臣堀尾茂介吉晴之手，迭傳至其孫吉晴，吉晴死後，歸於其婿伊勢龜山城主，現保藏者石川氏，即城主之裔也。

則堂記 二二，九，二十。



奉
天
帝
制
曰
聖
台

海隅日出

罔不率俾

昔我

皇祖誕育多方

龜紐龍章

遠錫扶桑

之域貞珉

大篆榮施
鎮國之山
嗣以海波
之揚偶致
風占之隅
當茲盛際
宜纘彝章



咨爾蠻臣

平秀吉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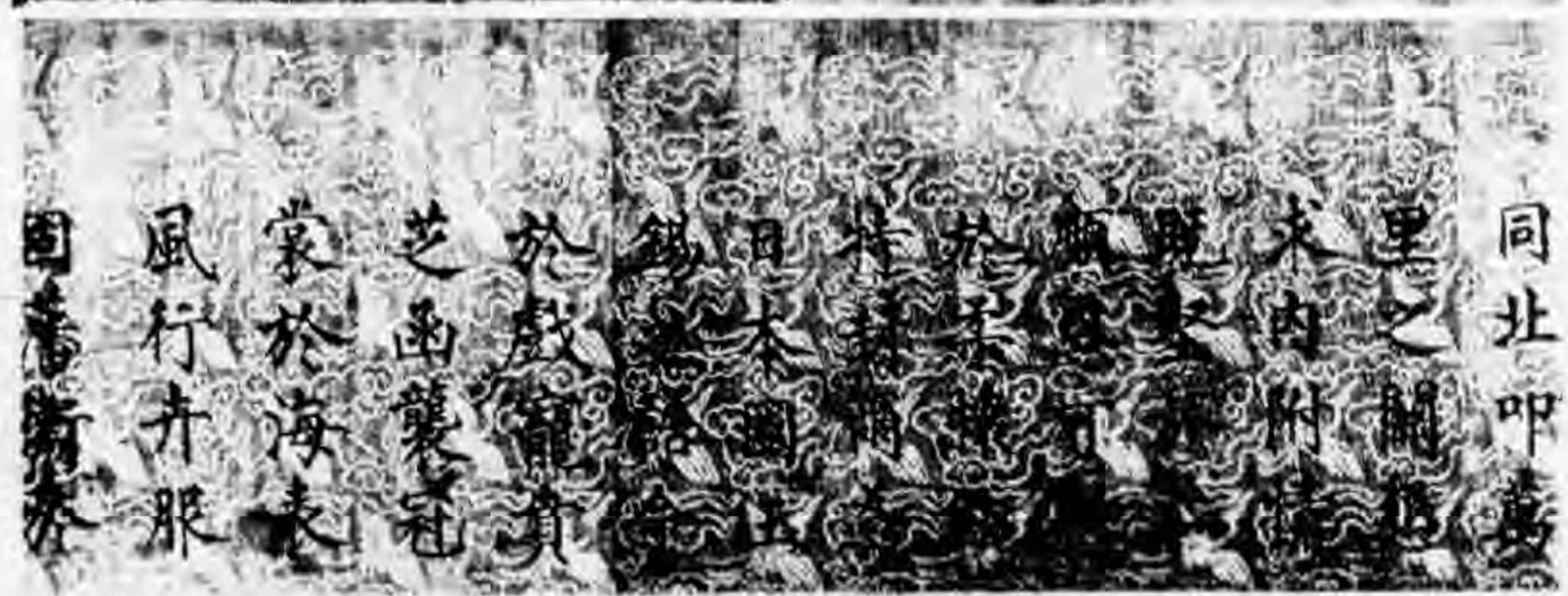
起海邦知

尊中國西

馳一介之

使欣慕來

同北叩



同北叩

里之關

求內附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念臣職之
當修恪循
要東感皇
恩之已渥
無替款誠
祇服綸言
永遵聲教
欽哉

萬曆二十五年正月



高劍父作

一掌山河

古塔斜暉

(廣州懷聖寺)

高劍父作

五十老人蔣蘭圃先生，武漢藝術界先導，近作大幅油畫，為東北失地的呼喊，今求得二幅，刊載於此。





難 避 民 村 北 東



作 園 蘭 蔣

炊 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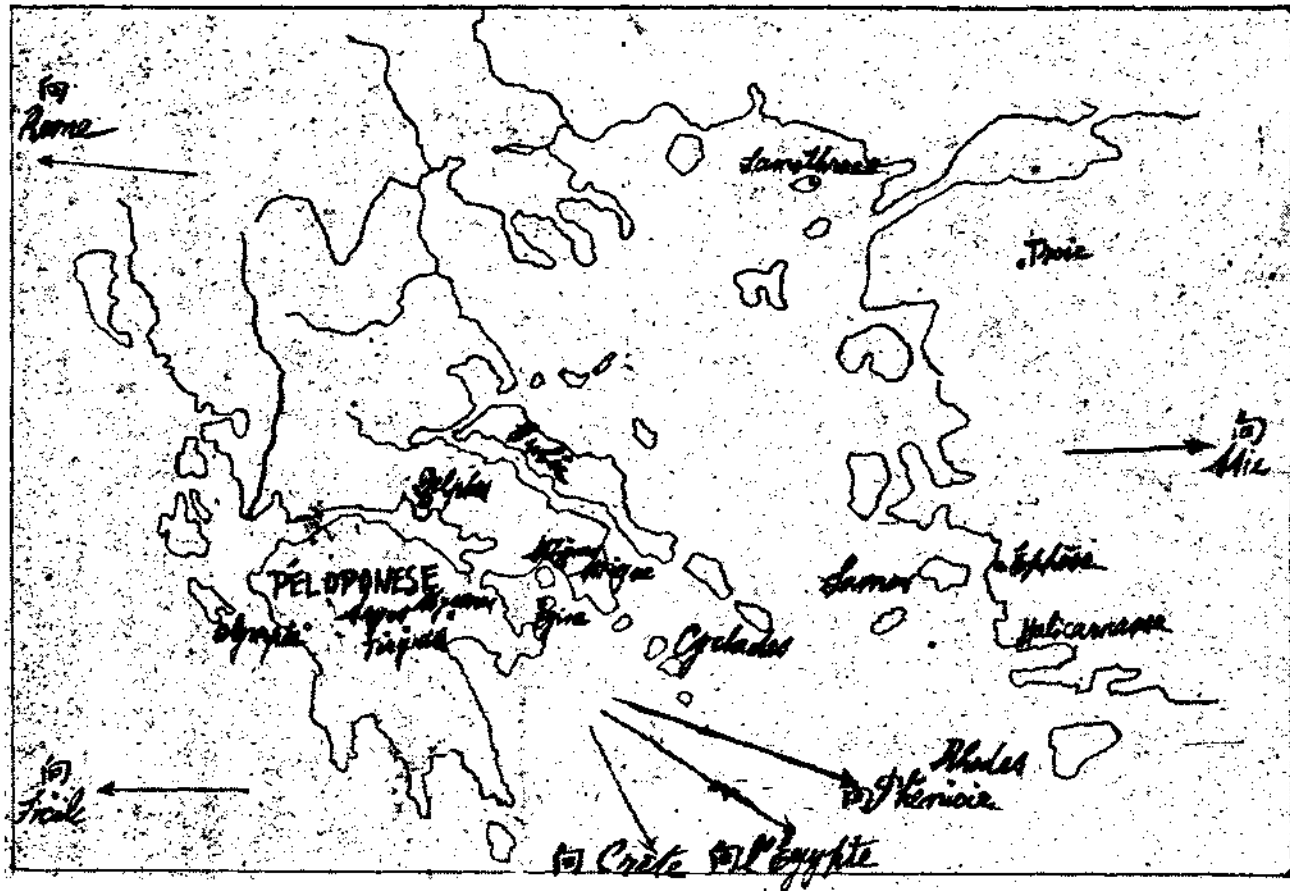
潘惠霖攝

無妨網得萬真珠



夕照秋林（水彩畫）

蔣鴻達作



希臘之美術

李竹子譯

巴黎國立美術學校教授 L. Houtier 述

藝術之形克臻完美未有之境者，歐洲文化之所致也。歐洲文化乃發源於希臘（參看圖一），于地（Crete）島為希臘藝術最初之中心。此島中 Knossos 地方之發掘，曾發見一宮殿之基，其為 Minos 及 Thesee 所殺 Minotaur 所居之 Labyrinth 乎？此宮約建於紀元前十五世紀，有屋無數，有庭，有大殿，器物甚多，具見東方影響；荷馬時代，Troil 為昌盛之市，但發地之發掘結果，未及人望。反之 Myceas 之發掘，獲美滿之發見；Pelasges 古郭繞 Argos 首都；追後，著名之獅門即啓於此。於「富裕之黃金市」墓中，——荷馬謂 Myceas 者以此，——曾發見甚多可貴之金，銀，青銅器皿，鑲金之刀，工作極精細。有著名之兩杯，乃得之於

Laconie 之 Vaphio。

於 Pirynthe 城之最高處，石郭蔽一廣廈，繞以庭及商場，吾人於此可想像荷馬時代之王宮。此初期文化，似會開燦爛之花。但 Doride 人嘗來侵，阻其進展，互數世紀，直至紀元前六世紀，希臘文明始復興，而發展於五及四世紀之規範時代。

希臘建築有二式：Dorique 及 Ionique。（參看圖三）Corinthien 及混合式，不過後者之變化，易其柱頭之裝飾而已，dorique 之作斯名者，因希臘人謂 Doride 人乃其創始者，出自 Mycones 之建築：一長方大殿，門前有列柱之廊，建築者極注意於牆，柱及其上部頂格石塊結構之正確。廟周圍之列柱，上端較細，頂爲 chine 圓盤及 abaque，方板合成之柱頭；柱身微具凹凸之槽，使人目感其較輕較瘦。頂格由一 architrave，一飾以三條圓柱與小間隔之 frise 及

一 corniche 合成；上承等斜之屋頂，覆於三角形之 fronton，三角之上有石或熟土所製之 antefixes 及 acroteres（參看圖二）。該廟設於一離地三級之 stylobate 或 soubassement 上，且恆在城之最高處。



antefixe & acrotere (二圖)

最著名之 dorique 廟宇，在古 Doride 之屬地，大希臘，西西里，Paestum, Segeste, Selinonte 其保存最好。Ionique 廟宇初建於 Ionie 一帶，亦模倣 Megaron 形式者，但較 dorique 廟宇爲優秀輕快。其柱不復直接 stylobate 而架石基之上；柱身較瘦，門前可置八

數，若 dorique 門前則祇有六；柱頭飾以美麗之卷渦，最美之諸廟在紀元前五世紀。其中之一，雅典之 Parthenon，聯合 dorique 之高貴於 ionique 之優美。後此希臘人覺於比例及線之用已臻極致，不復更易。

希臘雕刻產生於表神之形狀容貌之欲望。最初其多神教之神像，不過簡單之石柱或木柱而已；迨後，乃有顏面，肢臂之分，當六世紀及五世紀上半期爲仿古時期，彫像始脫石柱之形，顏面生動，肢臂屈伸，作者於表現不厭其詳；求狀態之變化；鑿其細質之美石，雕青銅，致面細而勁。但仿古彫像尙乏自由如意之動作。Egine 諸像及最初 Parthenon 之作，尙不免生硬。諸少女之像穿衣褶硬直之外衣，具不自然之微笑，有若初期之作。Olympie 之雕刻，Delphes 之 Aurige 仍微覺生硬而未成熟。但在第五世紀之後半期及第四世紀，希

臘藝術之昌盛模範時代，作者知與人體

以生命之柔及種種狀態，乃至肌肉之外

觀。此時期彫像最美之作爲裝飾 Par-

thenon 之 frisefrontons 及 Metopes 之一

部彫刻，由 Leinos 所建 Phidias 助之，

所以代波斯人所毀最初之 Parthenon 大

部之淺彫存不列顛美術館中。Phidias

爲希臘彫刻最大人物，吾人不悉其生於

何年；但知其生於 Athens。嘗爲 Pericles

之友，曾於 450 至 433 年爲 Athens 城

最高處之廟宇工作，後至 Olympie 死於

493 年。氏自古馳名，有多數作品實非

出其手，其作俱不存；吾人識之乃緣古

人之記載或摹倣品耳。至 Parthenon 之

彫刻，已不克辨其所作；但知彼嘗指揮

及監督工事。古代彫刻之研究，恆迫於

推測，蓋古人所舉所述之彫刻甚多；但

吾人所見多非原作。若 Samothrace 之

勝利（四世紀）則註明時期，其他如

Minos 之女神則否，於四世紀及一世紀

間，殊難確定其年代。

Phidias 之同時中人，最著名者爲

Myron，嘗製一吹笛者及著名之擲鐵餅

者，又 Polyetele 作持槍者 (Doryphore)

其比例是爲 Polyetele 之「規矩」。

第四世紀之前半期，Praxiteles 於

Athens 彫多數人之石像；其柔和多能

之形體表現，顯出人身之柔軟及表面之

溫熱。其神不復有 Phidias 神父 Zeus

之威嚴；乃較富人間情感之男女。其

Herminis 於 Olympie 所獲，爲其別具風

格之美少年之一，其後時摹倣之。其出

洛維女斯就古人之傳說，表現著名麗姬

Phryne 之形狀。Seopas 能將慾望之活

動表出，而無礙於顏面之調和。著名之

Halikarnasse 之 Mausilee 或爲彼所作。

其後當四世紀之後半期，Lysippe 製石

及銅像尤重寫實。其休息之英雄爲人所

愛慕。Heroule Farnese 想受其感動。

氏嘗爲美而長之力士青銅像，而創一新

格，是爲 Lysippe 之規矩，較 Polyetele

者爲瘦，亞歷山大第一擇爲宮中肖像作

家。希臘昌盛模範時期至此止。其後羅

馬之征服（紀元前 146 年）作家但摹倣

前期作風，加以個人肖像，半身像及摹

像之技術。希臘周圍，亞歷山大征服

之亞洲，有新派與 Pergame, Rhodes,

Tralles 諸城遺佳作甚多，如 Frise des

Geants（柏林美術館）勞公 Vatican

TaureauFornese (Naples) 及其他。

希臘之大彫刻，發源於宗教，乃欲

於石或銅上定神之形，至社會情形則於

陶器中得之。希臘人於製罐之技甚熟，

墓中所得燒土之小偶像，尤以 Tanagra

者爲最，使吾人得明古代生活狀況。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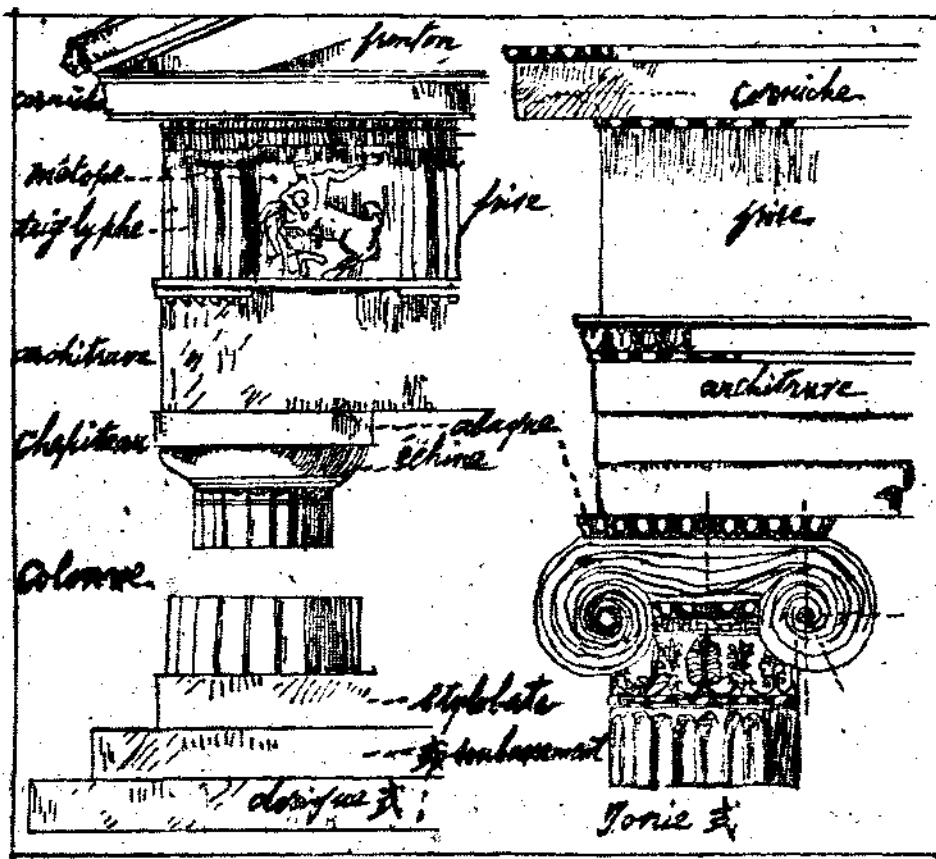
臘陶器產瓶亦佳，廣而淺的酒杯，尖圓

兩耳的酒瓶，兩耳酌酒者，長頸置香料

者，充實歐洲各美術館中。除形式之美

外，其裝飾更與吾人以希臘繪畫之印象

，蓋 Pompei 與少數繪畫同爲僅存之證



希臘建築的式

(三圖)

耳。

瓶上繪畫以線爲之，軀體活潑，輪廓線純而細，側面，初塗黑，底作熟土之紅。稍晚，於五世紀，人作紅色，底

則塗黑 Pine Panois 所稱之大幅繪畫，毫無所存。五世紀最初 Polygnote 之作，在雅典及 Delphos 之廊上，僅用數色，且不外平無凹凸之測面而已。後一世

紀，Zeuxis 及 Parrhasion 迄亞歷山大時期著名之 Apelle 及 Protogene 之作，極見賞於古人。

寄 父 母

(在片上語題)

鄭 重

在異鄉飄泊了數年！

走遍了世間不平的道路，
受盡了社會冷酷的惡眼，

年青的兒，瘦得像年老的父親，
弱得像多病的慈母；

然而——

社會帶來新的刺戟，
時代給與新的認識，

您看——

兒還有銅鈴般的眼睛，
更有紅火般的熱血，

有一朝呵，銅鈴發出叮噹的響聲，
熱血開成燦爛的鮮花，

那就是飄泊異鄉的成績！

一九三三，二，十，上海。

納租

趙鈺積

「天哪！今年賜我們一個好年頭吧，這幾年不是乾旱，便是水災，唉！可憐我們窮人真受累不起了！」這樣滿帶着祈禱的意思。在田夫王大的深心裏，時時存在着。尤其是在秧栽下去之後。

然而，河水又漸漸地少下去了。等到王大的晚稻正需水的時候，（他田裏，大部份是晚稻）村人公議下令：「不可車水灌溉，寧可田裏的稻不要，不能使炊煮的水料失去。」王大只好眼看着稻慢慢的枯死，幸喜他的小半的早稻却收到了。

李二，張麻子們（王大鄰田佃夫）曬在場上的早稻，一大片，一大片黃金色的穀粒，映入王大的眼裏，他于是恨自己的運薄：「爲什麼不也全栽早稻呢？」同時竟有些嫉妬他們了。

完租的日期快到了，王大如熱鍋上

的螞蟻，走來走去，心想：「要是依租約上的分量送去罷，不夠！補足了罷，又沒有餘錢去購買！……唉！今年怎能挨過去呢！柳老爺是一個最不諒人的人，少把一點，他決不允的，惹他動了氣，還要受鞭打！……」他左想右想，終不能解決。「怎麼辦呢！」這一句話不禁脫口而出了。

「蠢牛！柳老爺難道不是人嗎？這樣的早年頭，要全租，不是要人的命嗎！」他的妻子一面在揚稻，一面對他說。

「……唉……」他搖了搖頭。「你且去試一試他的口鋒，回來再作商量。」她見他還有此踟躕，又提醒了他一句。

「也好，待我去懇求一下看！天啦！如果能少把一點，就好了！」他舉手向天，似乎祈禱地說。

他走進柳老爺的宅裏，心房就跳個不停。詢問了僕人，方知柳老爺納在的廳屋裏涼榻上。他舉步跨進森羅殿似的廳屋，心跳得更厲害，耳邊像有人告訴他道：「你休想得到圓滿的結果！」——看，柳老爺坐在榻上看書，他便輕輕的走到榻前，先請了一個安。

「王大！是不是來完租的？」柳老爺丟下手中的書，微微地抬了抬頭說。「是的，不過……」他不敢說了。「什麼？說呀！」柳老爺似乎有些知道他的來意，臉色語言，都改變了些。

王大硬着頭皮說：「老爺！今年早荒，你是知道的，偏偏我種了大半的晚稻，一粒也沒有收到！現在求老爺打一些折頭……」



作之愷

力苦

柳老爺不等王大說完，怒冲冲的說：「怎麼說！我難道包你沒有災荒？人家栽早稻，你偏栽晚稻，自己做錯了事，還要我打些折頭！哼！」

「老爺！我不知道今年有旱荒啦，早曉得這樣，我都栽早稻了……」王大眼眶有些潤溼。

「租約上有「照鄰田賠補」這句話

的，你看李二，張麻子都繳的全租，你來騙我，好個刁狗才！」柳老爺越說越怒，臉漲得緋紅。

王大不敢再說了，他因為從前觸了柳老爺的怒，曾受了一頓細打，只好忍淚含怨的走了出來。

一到了自己的家門，他的妻子見他面有憂色，忙問道：「大概不允罷？」他也不答話，只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怎麼辦呢！唉！」

他於是把柳老爺斬釘截鐵的要完全租的話，說了一遍，兩人只有互相嘆着氣，除了嘆氣，他們有什麼法子呢？

「我們何不將兩個幼小的兒女帶去，把苦心哀說一番，或者柳老爺能稍讓一點呢！」好一會，她想出了這樣的法子。

王大沒有方法可想，也就依了妻子的話。到了完租的這一天，便將稻一担一担的挑到柳宅。挑了七担，便沒有了

夫婦倆把兩個兒女，領到柳老爺的面

前哀求道：「老爺：所得的稻都挑來了

，可是還差三担！老爺！看這兩個幼小

的孩子，減去三担吧！不但我夫婦倆感

恩不盡，就是這兩個小孩，來生也要「

結草啣環」來報答老爺的大恩的……」

他倆嗚咽了。他們好似四隻臨死的羔羊

跪在屠夫的身旁哀叫。

這樣的淒楚的悲音，只換得柳老爺

冷冷的一句：「照鄰田賠補」是不是

你承認的？」

她覺得不能不發言了：「老爺：「

照鄰田賠補」是不錯的，不過我們都種

的晚稻啦！」

「潑婦！你有丈夫，要你講什麼話

？」柳老爺大怒。

他見妻子的話太唐突了，惹得柳老

爺動氣，連忙大聲地叱道：「不要你開

口！」說完，又向柳老爺哀求道：「老

爺！可憐我不及李二，張麻子的家境好

，讓三担吧！」

「好狗才！先說你沒有打到稻，現

在又說你的家境不好，這明明是來騙我

，真可惡！湯二，阿喜來替我細好，重

重的打他一下！」

湯二拿了繩，阿喜抓了棍，狠狠的

走來，將王大翻倒捆好，打了二十棍。

她望着丈夫受刑，不敢上前攔阻，兩個

小孩見了父親被打，大聲的哭嚷；他的

淚珠往下直滾。

「三天後，快些將三担挑來！否則

送你到官！」柳老爺餘怒未息，王大捧

着屁股，和妻子領了兒女回去了。

三天之後，果然王大扶病挑了三担

稻來，他是典當了好些農具換得的。

過了幾天，×村的居民傳說：「柳

老爺的佃夫王大死了。」

他是爲什麼死了的呢？

中 國 與 蘇 俄

第二卷第二期目錄

蘇俄統制經濟研究發軔.....	宗華
發展中俄貿易并告俄商.....	張冲
蘇俄國營對外貿易的研究.....	張冲
從經濟會議失敗說到蘇俄和平外交之成功.....	尹若夫
最近德俄關係的尖銳化.....	程大森譯
蘇俄的石油事業.....	陳高備
劃時代的蘇俄婦女運動.....	濟漪
英俄關係的回顧與前瞻.....	逸凡
蘇俄集團農場組織方略(續).....	程大森譯
一月來之蘇俄.....	記者

價目

每期二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國外四元
可向本社
直接預定
郵票代洋
九折計算
總發行
南京城北
西流灣四
百零二號
電話三一
六〇三號

誰殺了人？

夏藝圃

——鄉村素描之一——

誰殺了人？

一夜過後，劉克定大門前面廣場上

，殺死了七個人，七個人都是秀才。一

個是克定的父親，其餘六個，二個是他

的叔叔，四個是他的伯伯。這是誰也不

相信的事，雖說死人身旁是有克定殺的

字樣，天地間有這種勇氣的人麼？一夜

自己殺死自己的父親，自己的伯伯，誰

會相信呢？誰有這種勇氣呢？

誰不相信？劉克定現在拘留縣法院

有三個月了！

——

劉克定現在寄居在某鎮的同鄉家裏

。同鄉開的是茶館，家庭就在兩老夫妻

兩小夫妻四人之下組織成的。此鎮離劉

克定的家鄉有一百二十餘里，在往日很

鬧熟的市鎮，近年來因爲「匪大爺」，

「朱毛」，到處綁票，鬧得連這間往年

總是「高朋滿座」的茶館，現在「鬼毛

」也不見一個，靜寂得連茶館小老板娘

子做花的針線穿去穿來的一點小聲音，

也聽得很清楚。天天的茶座，被劉克定

同茶館老闆——他的同鄉，佔有了，一壺

一壺的飲着賣給別人要五分錢一壺的龍

井香茶。就在這靜寂的茶館裏，劉克定

又消滅了他八個月的青春。是的，他正

是二十四歲的青年，寫得一筆好字，畫

得一筆好山水，死了的祖父，父親，同

六位叔叔，都是前清秀才，家裏不說別

的，每年要收三百五十石租課。現在他

淪落到此鎮來，手中空空的天天窮守在

茶館裏鬼混，誰也要嘆惜着，哀憐着。

然而在他本人，——劉克定本人，反覺

得清閒自在。這也難怪，八個月前，他

還在故鄉裏坐牢呢！他在故鄉牢獄裏整

整的消磨了他七年又三個月的青春光陰

，現在一旦復了自由，漫說寄居在同鄉

家裏，就是流爲乞丐，他也覺得快樂可

以自豪吧！

——

這還是一九二七年的夏天。革命軍

很快的佔有了以前軍閥的一些地盤。劉

克定的故鄉，——××縣，不消說也捲

入了狂潮，於是農民協會哪，婦女協會

哪，商民協會哪，農工糾察隊哪，……

迅速的開始行動起來。往日被人抬舉的

秀才，財主，紳士，這時都成了狗彘，

一些平日被大人先生們，以及士大夫不

齒的稱爲流氓地痞的，現在居然都鬧起

來了！王老么是糾察隊的隊長，就是做

了官，仍脫不了夜間在賭場的神氣。農

民協會的委員長，是劉克定的堂姪劉黑

頭，他在三月前還偷了克定家中倉裏三石穀充飢呢。這般人做了新樣的官，於是層出不窮的有不少新花樣，時常強逼着寡婦睡覺，說這是自由；到有錢人家裏強逼拿錢說這是經濟平等。總之，是他們的世界，智識份子打倒！土豪劣紳，打倒！世界上好像有錢是罪惡，沒有

男人是罪惡，有智識是罪惡，「有土皆豪」是罪惡，「無紳不劣」是罪惡……一切都是罪惡，有罪惡就非殺不可！

這狂潮凶湧的激到人間，凶湧的激破了不少家庭，這狂潮也吞食了不少的生命。這時，不消說，劉克定的大家庭，大地主，許多的穀子，許多的秀才，無一不是罪惡的表現，也無一不是取得被殺的資格。經他幾次三番的交際，用了不少的金錢，終於買到了一名農民協會的會員，許多革命工作者，都稱他「一聲同志」。劉克定知道無甚憂慮了，他也是一名革命的人物，他可在「同

志」二字保護之下，沒有絲毫動搖的安

然了。

四

這樣安然的過了二星期。

大禍臨門了！在一個晨光曦微的早晨，克定起來小便的時候，他不由得大嚇一驚！所有的門窗都大開着，堂屋中椅橙是凌亂着，他真的莫明其妙這是一個什麼謎，就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他亂步的急跑到外面門口廣場上，橫的斜的，七個人睡到血在泊裏。他走近前去看，呵！他的父親同六個伯伯，不知道爲什麼，七個人同時被人暗殺了！他祇有慘痛着，他走到他父親的身旁，他眼睛接觸着一張字跡很潦草的字紙。

「我們都歡迎劉克定同志加入工作，他爲表明他忠實的原故決於今晚半夜同時殺死他家七個秀才恐當時各同志誤會特此通知」

他這時才知道被人暗算了，他不得

不三步當作兩步的走到農民協會去看個明白，誰知道農民協會以及一切同志因爲聽到風聲不好，已於昨夜全逃走了！這殺人的勾當，是他們放的起身炮。

五

這天早晨風聲就不大好，反赤的革命軍，據偵探所得來的消息，現在有一團人已經到了離本村祇有二十五里地的戴家莊。這消息傳到了這村——劉家莊，不消說，有的是歡天喜地，有的是愁悶着一副鬼臉。這中間，劉黑頭同劉克定家中七個秀才，雖說是同族祖孫關係，「各人葫蘆裏裝的是各人的藥」。黑頭是委員長，知道來了要吃「衛生丸」，七個秀才是一「香廬老朽」，「腐化份子」，要不克定「同志」二字的保護，多時成了刀下鬼了罷？他們七個秀才胸中早有成竹，「赤」非「反」不可，彼此雖不敢明言，從來不說一句，大家都是一「心心相印」的，現在聽說有「反赤

「軍隊來了，誰不眉飛色舞呢？誰會知道就因此送了各人的性命啊！」

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因為懷恨往日劉家七個秀才時刻以前輩的資格告誡他，說他不是正經人的舊仇，於逃走的一千鈞一髮的剎那，與農工糾察隊的隊長，商量着，在夜間人不知鬼不覺的，一個一個將口用毛巾勒着，拖到克定自己前門廣場上，用鬼頭大刀殺死。工作是人靜時動手的。不消說，隊長下一道命令，說劉家七個秀才都是劣紳，糾察隊，好像得到了聖旨一樣。漫說是靜悄悄的暗殺，就是明明白白來做，有誰敢做聲呢？一羣糾察隊將七個人做下地，遠村的雞聲隱約的聽得見。農民協會裏是紅到極點了，紅到連一口氣殺死七個秀才，本村的狗吠都聽不到一聲。

六

到了中午，正是克定辦理喪事將畢的時候，又來到了一大隊反對「有農民

協會的革命軍」底革命軍，對於這一夜過後，殺死了七人的事，不能不嚴重的追究，於是劉克定自由已歸當地的法院保有了。

劉克定向來對於本地的老百姓惠澤很多，不然的話，軍隊就要將他鎗斃了，又怎能移轉到縣法院呢？法防調查了七次，各方的偵查，知道人決不是克定殺的，然而，總是捉不到兇手，法律的尊嚴不能不顧及，在未捉到兇手以前，那能白白的將克定無條件的釋放呢？是一個淒風苦雨的早秋，克定又被法院提訊，這次是得着了結論，推事這樣的說：

——我本知道人不是你殺的，我不能無條件釋放你。軍隊的攻擊很利害，判輕了罪他們決不服，我不得不重判。

——怎麼判法呢？——克定問了一句。

——我判你七年，你不滿，可以上

訴，我暗中幫你忙，希望你無罪。

克定沒有做聲。以後也沒有上訴。

他家裏被殺了七個秀才，因為殺人是有罪的，他們死後，不得不為他們每人坐一年牢。

劉克定的青春，就在法院裏消磨去了。

二二，寒居漢學，圖劉君口述後寫。

“新社會的造成”



春假中的日記

思蕊

粉紅衫兒的夢的第四章

三月二十八日 月曜

上午曇 黃昏微雨

一個星期的春假，校中因為同學回去太多而停伙食，不回去的，自己另外

和廚夫接洽，我因為家中墓已掃過，母親姊妹們又在距校約五里的姑母家，回去不會比較中更好；昨天又被啓兒，著兒，琴兒們，約着留在校中，因為這樣長期的休假，儘可以踏青和漫遊。

晨八時，送我性情投合的朋友驅車上輪船，午後送夢戀乘汽車，這雖係是短短的幾日分離，但也不免帶一點依依的別情。

我只隨簡淡淡地一笑。

夜飯後，滿天烏雲之下的白楊的青葉反或白亮的光波，雨兒密蒙蒙的下

在那裏——最美的，是那在花上凝密着月光的光球似的水珠。

，在較的七八位同學，聚在一起閒談，

「那是藕頭鷹，讓我給他一點好看

；英達也靠着我默然地坐着。雨兒是一陣陣地逼緊，直到睡時還沒有歇，我擔

心着，假期中幾日的春光會被風雨所斷送！

深夜夢回，只見滿樹明月，一窗花影，我喚英達快起來看這三月裏的神鬼天。

「啊！這樣的良夜，您若不喚醒我，明晨定會怨您！」英達睡眼惺忪的說

，

「何苦來，花兒，水珠們是遭了橫禍，這宿鳥不知去驚覺何人的清夢呢？不喚您到也罷了！」

「反正不會驚了您的啓兒，更不會驚了您的淑英——您代人擔什麼憂？」今天的英達特別玩皮。

「您不怕驚了您的蘭兒？還有您那玫瑰花兒再開的主人翁麼？」我也笑着說了。

這時，沒有微風，在我們眼前的天

突然，一聲幽長的歎息，不知來自何處，我和英達都毛髮悚然，月下的小景變成慘淡了。

聽小學部的校役說，這裏時時作怪

，這校地是一塊雜塚。……在白晝裏，

我們都認是無稽之談，但在這時未免有些膽寒了。

隔日之晨報記

三月二十九日 火曜

晴

打起了精神，和陳君陪着二位張君閒談時，已是玩了一天，感着身體疲倦，夜晚的八點鐘了。

英達，他已睡着。

突然，一片喚聲中夾着鑼響，經驗告訴我們：這不是火災便是盜案。

我們奔到校門口去看，月兒雖被烏雲遮住，但一縷縷底濃烟很分明的向上騰着，許多嘈雜的人聲在烟中浮動，看不見火光，同學們和校役蜂踊着去了。

——英達一個人睡着！

我這樣想了後，便在人羣中把脚步拔回來。看他睡得很熟，喚他也無回聲；我覺這回有去的必要，便撇下了在短時間內不容易醒來的英達，不顧什麼的

衝進了黑暗的境地，崎嶇的不平，給我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恐怖！因為我正渴慕着那強而有力的光燄。

那些抬水龍的人們，亂竄在弱的電燈光下，髮上染了汗水，冒着薄薄的蒸氣，面部滿佈着豆樣大的汗珠，用了全身的力在相互的迅速的向前移動。

啊！同情的火在他們內部奮烈的燃燒，我只暗暗的感着他們救護精神的偉大；給我這個只去看看的人兜了滿腔慚愧，我祝福：

——同情的奮火撲滅了現實的怪獸吧！

走到街心，遇着啓兒和她的姐姐，我們在那充滿了熱情的道上慢慢地感着歉意的走着。到了那兒，人雖擁擠，但大都袖着手，想也如我們一般，看看的吧！

我牽住啓兒，啓兒牽住她的姐姐，我們緊緊的倚在一起，因為是怕在這碌

碌的人羣中被擠散了。

那怪獸已被撲滅，我正自慶幸；一架水龍歇在我們的近旁，有一個具有偉大精神，而帶着救護同情的人一面揩汗一面說：

「今天真湊巧，這叫個「皇天不負苦心人！」明天的飯糧是不愁了！」

「我們明天的酒……」另一個說。

「若是再有一家，我們是順路……」

四圍的燈火在我們的眼中慘淡了。我們迅速的離開那陰鬱的境地。

在回來的路上，我們都默默地不語，走到啓兒的家門口，她的姐姐說：

「對徐先生說再會。」

啓兒笑着說了。我也笑着對她們點了點頭；便獨自走上崎嶇不平的暗路。這次，我茫茫地，在失望的情緒中，帶着孤單的悲楚，盛着異樣的恐怖了！

何況我已失散了伴侶，更何況先前那偉大的光燄已在我面前熄滅？……

花瓣散到我們的滿身，飛上了她油黑的

柔髮，印了她淡色的彩衣。

夜十時於燭火下

我舉手攀了幾枝倒隨着的弱柳，纏

着一種莫名的壓迫。

三月三十日 水曜

晴

成一顆顆黃綠色的小球，小球們跟着啓兒白嫩的小手上下左右的翻舞，花瓣間

昭兒已把桃花瓣上的露珠塗上了眼睛。

晨熹藏在綠蔭深處，我仰望着晴空的流雲，被陽光塗上了彩色的露珠，把

，小球們的隙縫中，亂竄着清脆的鳴聲。

我想這雖是無聊的習俗，但露珠是純潔的，和啓兒同在這清明日，同塗這

桃花洗得分外紅艷；春的光輝帶着清脆的鳥語，在絲絲的青條中震蕩；美麗的晨光中，只有我在這花堤蹣跚上的慢步

——鶯兒！我願你永遠底在花間歡欣的歌唱吧！……

；反覺得怪有意思，滿裝着高興的神氣，儘搜集桃花瓣上的露珠相互的笑着塗

。

「啓兒，啓兒！……」

着。

——這樣美的春日的晨光，以前爲

「老師母叫你把花上的露水洗洗眼

啓兒的花般的臉，以及柔髮上都灑

什麼在睡夢中過去？但這時在夢中還有英達，去喚醒他吧！

睛！」從籬笆內鑽進了一身的笑，那是啓兒家的用女昭兒。

滿了水蹟；在水蹟中現出了快樂而安閒的笑容。

我這樣想着的時候，婆婆的花影中

「徐先生，愈早！」昭兒送給我一

我看看地下，已被我們不經意的碰

綽約的飄來了淡色的彩衣，啊！三春的颜色飛上了她的笑臉，她纖纖的身形飛到我的身旁，我倆在普照的春光下倚偎着不語。

「你早，」我也微笑着說：「爲什麼今天要把花上的露水洗眼睛？」

「人家說清明日子洗了一會不害的」

突然，一片黃色掠上了樹，朝露和

。」

中斷送了你們的青春，在嬉笑着斷送了

你們的生命！……原諒了吧！

下午，啓兒送柳葉燒餅一大塊，和
芙蓉，由水分食。味甚清香。

記於清明的薄暮

三月三十一日 木曜

晴

黎明的雨聲滴到我的枕畔，——今

天的春光大約的是寂寞了！

早餐後，雨止，天氣陰霾。我忽想
去看看那些昨日不經意碰落的桃花。

啊！滿地的落英上灑滿了污泥；這
減輕了我良心的苛刻，然而異樣的情緒
又在我心中浮動了！

對昨日微笑在枝頭，而今日悲艱在
地上的落英們呆看了一回，悵悵的回到
休息室，寫了一篇「落英的葬儀」，紀
念這些身世不幸的花兒們；並想留一點
自身心理變態的痕跡，以免這長期的春
假空過！但希望太奢，失望也就更大了
！留在紙上的，不能達心情於萬一。這

當然不能愜意，啊！每念及「人人心中

所有的感覺，而人人說不出，偏偏代為
說穿」的那種好的作品，只有歎息！我

的一生是永遠沒有那個時候了！

手硬筆禿，思緒紛煩，自身的感
觸尚不能達於紙上，更不用說是旁人的
了。

最後，還是強自寬解，且把這脈脈
的情緒留在記憶中，待自己將來翻閱吧
！

為掩飾自己的幼稚，硬忍心的把那
新生的胎兒火葬，在火燄中似乎有這樣
的話：

「創造我的是您，同時，毀滅我的
也是您！……」

我不禁神顫了。
看着自己的創造在自己的手頭上毀
滅，原不能不有所關心，然而太不成形
了！我有什麼話可說？我能說什麼話
呢？！

我只有望着這冒過火燄的死灰歎息
！……

午前十一時記於死灰旁

午後一時，飄萍到校，他怕我在校
寂寞。在這裏，我只有感激他對我真摯
的友情；有了意趣相同的朋友在旁督促
，還有三天想不致空過了。

把午前的事告訴飄萍，他怪我不應
如此，我有些後悔了。

午後二時記

四月一日 金曜

晴

飄萍和我夾着書走出校門，太陽還
沒有出，朝霞已散滿了半天，我們走到
街上各吃了一碗豆腐汁，買了一點食品
，便向鄉下去具我們昨夜提議的野餐。

我們心中並沒有預定的地址，近的
幾處差不多天天去慣，今天要到較遠而
生疏的地方去；因此我們在熟的地方加
緊脚步，到了生疏的地方便注意那兒是

適合我們野餐的處所？

兩人都默默的不講話，所要說的話，已在我們的腦中翻轉幾次了。

太陽剛出森林就被烏雲遮住，看表已是九時二十五分，我們也跑了五六里的光景。

在發現良好處所的愉快中，我倆充滿了喜悅倦歇在草地上分食帶來的食品，食物還是平常的食物，然而不是平常的口味了。

一條小溪的邊堤上平鋪着綠草和野花，溪水離河岸只有尺許，河底很分明的鋪着水草；沒有浪紋，平滑而澄清的河面倒映着妖桃和柔柳！

飄萍翻出雪萊詩選朗誦，我也翻開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默讀，各人的心都到飛到了另外一個詩境！

他把那小本詩集看完三遍，我也看到二十多篇散文詩了。這時，太陽已昇高，雲兒們也去了，在我們的身旁，不

如何時來了三個鄉下的孩子！

分食甘蔗時，我們把結處不甜的棄掉，三個孩子扭在一團搶着，被棄的結頭只有兩個，小的一個孩子失敗了，垂涎六尺的眼光裏蘊藏着淚水；我們覺得怪可憐又怪可笑，把一段短的給了他，勢利的笑容立刻從兩個大孩子的面上逃出來，浮上了他的小臉；兩個小孩子用奇異的眼光，瞪瞪的看着。

飄萍注視了一會水，便坐到河邊，我似有所感的說：

「可惜的，這小溪不是溫泉，否則我們可以赴浴，若在這兒沐浴一下，人世的空幻！……什麼都可忘却！六根清靜了！」

「若是溫泉，我們豈能享此清福？其實這樣的境地，我們心悅神怡的浴在溫柔的春光裏，不是已經滿足了麼？何必多求？」飄萍說：「雖不能赴浴，但水離岸很近，我們還是洗足吧！」

「屈大夫說：『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而這樣清澄的水，濯足不是太鋪張了麼？」

「我們洗我的，管他什麼屈大夫，直大夫？」他已把襪子脫掉，水面上被他的足趾擾起了波紋。

我想自己也失笑了，我們是我們的時代，為什麼從故紙堆去尋束縛我們的東西呢？

把腳洗完，時候已近正午，這是我們的腳在水中多流連的緣故，感覺得腹中有點飢餓，但這樣清幽的處所，繫住了我們的依戀！最後，也只好一步一回頭的道別，直到看不見了才加緊腳步。

忘記了去時的路，又多走了一里，到校已是午後，吃完午飯，已是兩點一刻了。

吃飯時，啓兒們就在等我，她們

已找了我半天了。三時和英達，啓兒，青兒，琴兒等去遊運鹽河旁的土山，五時返校。

記於電燈光下

四月二日 土曜

晴

昨夜十二時睡覺，今晨遲起了二小時。

英達喚醒了我，正當披衣，啓兒和青兒衝到我們的寢室裏，劈面一句：

「蘭兒的父親死了！」

她倆的面色有代人分受不幸遭遇的同情。

「真的麼？啊！不知她哭成個什麼樣兒了！」英達從床上直跳了起來。

他赤着脚在地板上不住地來回，不用說，那面部上是異樣的表情。

她倆瞪着眼，我也瞪着眼。

啊！那夜熄滅了的火燄，似乎又在她們的面上重燃了！這是真實的同情的

光，這是不帶一點虛偽的熱，然而我只是默然，默然的是爲着這次我看見的最奮烈的光燄。

「蕊！我們看看去！我們得看看去」

「」

我雖覺得肚中空空，但很快的答應了。

在路上，當然是無心玩賞春光，走到那兒，啓兒及青兒把蘭兒喚出，那平日常現笑容的面上滿是淚痕，還對我和英達行了跪拜禮！

——啊！天真的樂園中再沒有她那活躍的心靈！失父的悲哀，人生的憂傷，鎖牢了她小小的靈魂！！

我還是默然，默然的是爲着這正當享受童年歡樂的本來是可愛而現在變成憂傷的靈魂！

但在默然中的淚珠終竟忍不住的滾了出來；他們的淚水也很迅速的流下。

我淚眼模糊的看着這些至性的流露

，悲酸的痕跡，啊！幻化了！幻化了！！幻化成無數的小點，幻化成無數的小花，離却了我們，飄遍了人間！離却了這境地，開遍了宇宙！！

回校以後，洗了臉，英達神色黯然

；我們當然再沒有玩賞的性趣。

忽然聽得一聲尖銳的叫聲，奮然而

悽涼！聽到聲音的發源地，一隻毛翼純黑而亮的燕兒輪在草上不住的顫抖，殷紅的血跡浸溼了羽毛！黃而亮的眼睛看着她身旁的一隻已死的燕子，零外有幾隻燕兒在飛繞着哀鳴！

多方的探討，原來是穆君和陶君把足球相戲，以燕巢作目的，互顯身手，可憐活潑的小生命，便在嬉笑聲中不幸招了橫禍！！……

今晨的事已覺潛然，在潛然中映出了這幕人生縮影的活劇。……

寫了一篇「小小的靈魂」！

曉星將熄時記完

四月三日 日曜

晴

今日天氣特別溫暖。

晨，夢戀來校。

午前，泛舟於霞山——非真山，因稍墳起，上有房屋——之畔，同行有夢戀，英達，啓兒，善兒，琴兒，霞兒，美兒八人。

春風在我們的舟畔泛起了綠波的漣漪，漣漪中捲去我們歡欣的笑聲，帶去了我們一度沉默中的夢嚶！

舟至港中，河面雖不怎樣大，但也給與了我們水闊天空之感，我們都把槳收起，任着舟兒自由的擺蕩，舟旁跟着成羣的游魚。

在大自然的懷抱下，我們都變成了嬰兒。

啊，年光呀！你到流在我們的搖籃裏了麼？我們的搖籃是滿貯着童年的歡欣！年光倒流的賜與？

凌濤攝



無語社蔡篤恭攝

昏。

太陽強烈的光輝照耀得我們有些發昏。
待我們感着倒流的時光依就返回，而賜與的童年的歡欣和沈浸在倒流時光中的半日跟着去了時，已是在回校的途中了。

連日的積悶，以及泛舟時的感觸，寫了一篇「魚兒們」。

把「小小的靈魂」，和「魚兒們」重讀一遍，我竟暗下了幾點眼淚！

夢戀知道蘭兒的父親去世的消息後，也和英達二人用我的詞意譜了一曲，亦名「小小的靈魂」！

我們三人因感於事實，而是自己心靈的悲訴，躲在寢室內唱了一遍，聲淚俱下，我們沒有好好的午餐。

下午，被飄萍，子章，文逸，新安拖着打了三個多鐘頭的網球，晚赴浴，頻覺心地清靜，滌去塵俗三斗！而遍身舒適矣！



法國文學家斗里愛 (Andre Theuriel) 以描寫景物之精妙入微著名，今年百歲陰壽，在 Bar-le-Duc 公園中建立紀念碑，少女表現文學的清柔，雖鹿紀念他作品中對於森林的描寫。

Mme Granger 雕刻。

——春苦——



劉既漂攝

初試

回去的同學差不多來全，這時都埋首案前，預備明天的教材，夢戀和英達在看已往的六篇日記，我茫茫然的握着筆在結束這七天生活的筆錄。

不知爲什麼我是感着無限的空虛！時光的飛逝中又經去我漫然的浪費，這一星期的春夢中當然不會有什麼痕

跡的遺留，因了日前對那不成形而毀滅了的胎兒的追悔，對於那另外兩篇不倫不類的散文，——小小的靈魂和魚兒們——再也沒有毀滅的勇氣了。

這兩篇雖是不倫不類，但是我七日春夢中唯一的痕跡，偏愛的留下。那不成形被毀滅的胎兒有靈，也許會怨我，

但做過了的事，跟着時光流去，沒法挽回，我祝福，不成形而被毀滅的胎兒呀！你認定了人，好好地投生吧，反正依然在我這兒，也是難有出頭的日子！！

疲乏捉住了眼睛，又要分時光去做夢了！

肥於春假結束之夜。

一九三二，四月於古沙隔年的六月改鈔

斗里愛紀念碑

泡影

貢滋棻

「叮叮噹，叮叮噹」。銀匠老張絕早就在工作了。

統共一間矮而且窄的平房，齊門開個大窗，靠窗放着一張缺一隻脚用磚頭支撐的小檯子，檯子的右邊被泥土築成的櫃檯攔住去路，一塊木製的招牌寫着「永隆銀樓」四個大字，就豎在櫃檯的杪頭；又在櫃檯的外面擋住門，放下一個披絲帶，餘下的空地僅僅能容一人出入。這樣一來，房子的前面大半截已用完，所剩後面小半截，還要按下一個眼櫃，和眼櫃一般大小的爐子，餘下的空地，再築成一個灶頭，放下一隻大水缸，就沒有空地了，所以老張銀匠安息的場所，不得不搬上擱樓上去。好在老張橫豎是一個孤獨者，既沒有學徒，又沒有家眷，孤單單地一個來到這農村裏做

活；雖嫌屋宇小了些，也儘夠他應用。

「叮叮噹，叮叮噹。」老張銀匠打首飾的聲浪，斷續地從窗口送入附近的住民的鼓膜上去，催得一般農夫，急忙拿了農具，到田間去工作。

對門茂大瞎子聽見鎚聲；知道時候不早了，慌忙摸到牀上，拿出枕頭底下的錢荷包，數出幾吊錢，拉長嗓子似罵非罵地在說：

「三丫頭，叫你娘快些吧！回頭上街船開走了，看她怎樣上得城去。」一面拿一枝竹竿慢慢地踱過店裏來，摸着櫃枱，一屁股就坐在披絲帶上。

「又是那家姑娘嫂子們打首飾的，像這樣吃飯穿衣都困難的荒年歉歲；老早就叮叮噹的敲個不停。」

「還不是村東秀才的大女兒。」老

張銀匠回答說，仍舊在叮叮噹噹地工作，一面嘴裏銜上一枝短烟管。

茂大瞎子想：「村東秀才，真是值得贊美；他既富且貴，福壽雙全。可惜出了個逆子，前世裏和他就是冤家聚頭，攪得他老人家心痛。唉！世界上那有十全的人啊！再像我茂大，從來沒有做過損德的事，兒女們倒也順從，偏偏到我上了年紀，老天先把我的眼睛收去。」

一種憂天恨地的苦笑展開在瞎了兩隻眼的茂大的臉上，他想到這裏委實支撐不住了，索性丟了那枝竹竿，一轉身縮在披絲帶上，沒頭沒腦地幻想，想任黑暗世界裏重見到光明。

老張銀匠偷眼看他時，覺得他的舉動有點蹊蹺，心裏不免先志忑起來：「難道他已知道我的秘密，特地守候在這裏察訪動作的嗎？不會的，這是我的多心，欺他是個瞎了眼睛的忠實老頭兒；況且我的行動謹慎，又從來沒有碰過一

次，他那裏會明白呢。然而他突如其來地一早就跑來輪在拔絲襪上，委實有點討厭。可是細想起來，一點也不討厭，反而覺得可喜，因為這正是一個好機會，當他輪在這裏時，我不妨和他攀談些廢話，藉此偵探他對於我的事，到底知道沒有。」

「唉！這個年頭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在去年，大家都說再困難沒有了。那曉得今年的困難，還比去年厲害呢！聽說現在元稻的市價，只有三元五角，這不是比挖農夫們的肉更厲害嗎？」他迎合他的心理在亂發牢騷。「再說我們手工業，更加受影響，尤其是我們做銀匠的吃虧不小，一面洋機上製造的銀器，式樣又巧，價錢又便宜，連我都難用；一面女人們死會翻花樣，把頭髮剪了，連耳環都不戴的，遠遠地望去，似男似女不是人妖是什麼？」

「總之農人困苦，百業就難了。」

他肯定的說，又恐怕這話的意思旁人會聽不懂，於是他就舉例來說明：「像今天我女人上城去買鹽油，我早十幾天前頭，就想法籌錢了；結果還是昨天籬去二斗新小麥，才把這關節打通了。張師傅你想還有什麼閒錢去買零碎的啊！所以百業就凋零了。」

老張銀匠聽茂大瞎子說出他女人上城去的話；覺得這正是個好機會，何不乘勢探問他一下，看他究竟明白我的秘密沒有。然而怎樣問他呢？這倒很為難。想來想去，還是兜個大圈子問他一下；對路了，不妨再逼近一步細談；不對路的話，管放大了胆幹，却不好問得太離奇，自己露出馬脚，惹起他的疑心，把快到手的歡樂攪翻了那就糟糕。

「啊！早曉得大嫂子今天上城去，託他代買燈草了。現在我正有許多生活，因為沒有燈草做不得。」其實他在前天當茂大瞎子籬新小麥的時候，就知道

她要上城去的。況且燈草有的是一大捆掛在欄樓上，他故意這樣說，是表明他對於茂大瞎子的一切事務不過問的。

「唉！我就忘了來問你一聲，她們女人也不會買東西，不過燈草總會買到的。昨天村東秀才以為我兒子又上城去挑旱烟了，叫我帶買一副綾邊吊對。我說六月荒天，那有閒空去挑旱烟，賺幾文力錢呢！」從此他倆的談話中心，漸漸地移到村東秀才身上去。

三丫頭自從料理她母親上城去後；一面在洗滌碗具，一面胸膛裏的一顆處女心，就撲東撲東的跳個不停，跳得厲害了，她的身體會顫抖起來。這真是一件羞人答答的事，她想。眼見得就對面前，怎樣解決呢？惟有希望父親坐在銀匠店裏，一直談到晚，挨過這個空兒，下次再說。但是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那麼親嘴，擁抱。……三丫頭的臉上，立刻泛起兩片紅暈，一霎時彌漫了整個

的頭頸部，一種含羞的天性，指使她低下了頭，背朝着門，再也不敢想像下去；且努力她的洗滌碗具工作，想藉此遮掩她內心的秘密一樣。

她父親正和老張銀匠談得起勁，猛記起村東秀才要他兒子明天去耘秧一件事，所以他立即從拔絲橋上爬起，一腳跨出店門，逕到村東秀才家去回話，先關照三丫頭說：『三丫頭！我上村東去，回頭做完了事，不要走開了，當心黃鼠狼來拖小鷄子。』

可憐受着理智的束縛而正在怕羞着的她，忽聽得父親喊名字，滿心以為他是完全知道自己的將要實行的秘密事件了。幸虧父親接下去所說的話，是囑她照應門戶，這才放心；頓覺一幕無上歡樂的喜劇快要開演了。

那裏茂大瞎子敲着竹竿一步，一步地走遠了，這裏老張銀匠打銀片的聲浪也一下一下地稀少了。直到茂大瞎子走

得遠了看不見，永隆銀樓的窗口裏，再

也沒有叮叮噹噹的聲浪。在這時候，祇見

老張銀匠提一淘籬的米，走出店門來，

先四面望了一下，再走進對門茂大瞎子

的家裏；一眼望見三丫頭彎着腰，畢露

出一個肥大的臀部，拿着帚

子正在掃地。這個姿勢投入

老張銀匠的眼簾上，先使他

酥了半截，本來想對她說幾

句話，却半個字都吐不出來

，木鷄也似的兀立在灶邊。

三丫頭聽得脚步響，急忙轉

臉看時，原來是他，心裏

先明白了八九分，四隻眼睛

四條視線，恰配成兩條並行

綫。

『張師傅，米要我帶她

到池邊去淘的嗎？請放在灶

上。』到底她怕羞些，打斷

視綫的說。

『是的，請你乘便帶去。』他也漸

漸地清醒，依她的吩咐，把米放在灶上

說：『還有一籃茄子，索性煩姑娘帶去

洗吧！回頭請姑娘到我店上來提。』



挑薪攝

夜泊

「叮叮噹，叮叮噹。」他重回到店裏工作。一面在後悔自己沒有勇氣，既然闖入她家裏，就該乘勢擁抱她，拉她到牀上；反而倒正經起來，真是沒用的傢伙，還要落她的譏笑。但是在她家裏，也太不方便了，料她也不肯允許的，且等她來我這裏提茄子時，不要再錯過，一把拉住她，就推上擱樓上去，怕她「不依嗎？」

時間不斷地消逝過去，火盆似的烈日，已升上樹梢頭，早是淘米煮午飯的時光了。茂大瞎子從村東秀才那裏預支五百文工錢，笑迷迷地一步一步踱回來。叫過三丫頭快去淘米洗菜，回頭你哥哥回來吃飯，記着關照他明天上村東秀才家去幫工；再把手裏的五百文放到枕頭底下的錢荷包裏。依舊拿着一枝竹竿走來銀店裏，躺在拔絲橋上，又來和老張銀匠攀談了。

橄欖月刊

第三十七期(十月號)要目

羅曼	飛蛾	秋日小記	紅蛋(續)	還鄉散曲	撫卹金	給文學青年	七十年來的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學(續)	譯詩二首	木葉般	我夢着	有贈	詩兩家	憶之力	楓子	雙子星座
黎學賢	徐冰島	鄭影子	賀玉波	郭冰岩	陳清華	賀玉波	余慕陶	金素兮	李夾人	白華	侯汝華	屈義林	劉心		

主編：南京太平路線路社
 價目：零售：每册一角五分
 預訂：半年七角 全年一元二角

本社主編 線路半月刊 每册五分 全年一元

到南京去

趙鈺權

一九三三年的六月四日，我到南京去了一次。目的是專為看某一個畫展的。順便遊覽一下，因為這號稱「六朝金粉」的勝地，我還沒有到過。

昨天上之和我約好，今天一早乘火車到南京去，偏偏不做美的天公，一到晚間，就下起雨來了！並且整整地下一夜。

——南京之行，大約是不果的了！我睡在牀上懊恨着。

不料，今早五點多鐘，上之來把我從沉夢中喊醒。

——雨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我急忙地起身，又急忙地整理了一下，就和他一道走出校門。

天雖沒有放晴，但照這情形看來，大概是不会再下雨的了。

我們雇了二輛人力車向車站拖去。到了車站，離開車只剩了幾分鐘，我們買好了票，走到車上去。車廂裏寥落得很，坐在裏面異常舒服。

車開行了，我兩眼注視着窗外的景物，一幅幅活動的圖畫，不斷地從我眼底下滑過。我把窗子常着了取景框，任意地採取畫幅而欣賞。有時看到一些農夫農婦，在原野裏工作，他們的後面，敷了迷濛濕霧的隱約的青山做襯托，一種肅穆的古樸的情調，充滿了畫幅之中，不啻讀到Millet的作品。可是，車行太速，好的景緻，一閃即逝，不容你作再度的欣賞。

到了下關，我們一下車，就喊了一輛汽車，向展覽會會場駛去。因為是星期，來看的人非常之多。

我們在會場上整整地走了三個鐘點才出來到一家小館裏吃了飯。

飯後，我們又喊了輛汽車到明孝陵，中山墓，譚墓等地方，走了一轉。

明孝陵莊嚴偉大，處處顯示出當日國君的豪華來，只是時至今日，已經是敗落不堪了！

遊過了明陵，走到馬路上，遠遠地見到用青白二色裝飾的中山墓，橫亘在青山綠樹之間，整潔非常。

中山墓建築的工程雖然浩大，但有點美中不足，就是走道太寬，靈堂太小，望上去怎麼也不調和，不知是誰個工程師的匠心獨運！殊令人不敢恭維！

遊——不！應該說謁中山墓所得的印象，是此地的警察特別好，遊客入靈堂時，他會教你種種的禮節，遊客用手觸到道上的陳設，如銅鼎石鼎之類的東西，他馬上會大聲地禁止你，其心地之細密，眼力之敏銳，真教人佩服。

出了中山墓向東行不多遠，就到了
 譚墓，譚墓左近的風景很好，清幽曲折
 ，不致使人一覽無餘，這是他的特點。
 只是一切建築物，經過了高手工匠人紅
 大綠地油漆之後，使得周遭的景物，對
 於牠們都有點相形見拙起來。這可算一
 個大大的缺陷。

離開了譚墓，時間已經不早，我們
 又會了幾個朋友，於是乘五點廿五分的
 特別快車回到鎮江。

「六朝金粉」的勝地，我是到過了
 ，所得的印象，什麼秦淮河，玄武湖，
 莫愁湖，……等等名勝，我是不敢再
 去了，因為我要把美麗的想像，永遠地
 保存在腦海之中，我不願拿「現實」來
 將他破壞！

圖書評論 第二卷 第二期 劉英士主編

出版要目

梁立：對於大學叢書目錄法律及政法部分之商榷
 李惟果：介紹幾本關於法蘭西大革命之書籍
 吳景超：章白夫譯著中國之棉紡織業及其貿易
 王鎮中：方顯廷著中國之棉紡織業及其貿易
 梁實秋：宋春舫的蒙德里安
 趙少侯：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傳
 梁秉憲：獸類與人類之目的行為
 沈有乾：黎明的羣衆心理
 王書林：趙元任著廣西民歌音
 石聲漢：趙元任著廣西民歌音
 林語堂：世界標準英漢辭典樣本一頁
 鄭鶴堂：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

訂閱價：國內半年二元四角 全年四元八角
 國外半年二元四角 全年四元八角

南京將軍巷七號
 圖書評論社出版

花的比賽

鄭幼民女士

高爾基說：「兒童是地上的花」。

晨報社歷來注意這地上的花的兒童，如兒童畫報，家庭服務等等。今年雙十節，又出一本國慶兒童比賽畫報，內容很是豐富；中有幾百張的滬上中西人的兒童照片，比賽其健康與美麗，更有吳鐵城，吳醒亞，王曉籟，王雲五，陶百川，潘公展等論文三十餘篇；其特點，不僅是提起為父母者對兒童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在昭示為父母者對兒童注意的方法，這關係中國民族前途都是很大的。我想現在做兒童父母的，以及將來做兒童父母的，也許將這冊晨報國慶兒童比賽畫報當寶物一樣看待罷！

杭州的食物

費曼爾女士

往年的中秋節，秋高氣爽，明月當空，是何等的暢快。獨有今年的中秋節是陰雨濛濛的，看不出一點月光。我獨自坐在前面是山後面是水的一個小鄉村裏茅屋的廊下，煩悶極了，便想到兩年前中秋節的我和友人彼得正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很歡喜喫魚肉，常常研究魚肉怎樣燒法其味適口。有一天晚上九點鐘，當我們正在那裏研究燒魚肉的時候，旁邊有一個同學，是該地的人，插嘴道：你們以為你們所研究的魚肉滋味已經是最好了麼？離這裏五百里路的芝加哥，有一所最大的牲畜場，畜着數萬的牛羊豬，我與彼得是新到校祇有兩個多月，不曉得美國有這樣大的牲畜場，聽到這個消息，明天剛是星期，就要求約翰同去參觀芝加哥的牲畜場。第二天乘

了火車到芝加哥，在離場很遠的地方，已聽到羊的叫聲。到了裏面果然，據說所養的牲畜達二十萬頭以上。還有特別的宰牲場，設備非常的精巧，殺一頭牛只需廿五分鐘，殺羊一頭，只要七分鐘，難怪世界最大的牲畜場果然名不虛傳，每天所殺的有七萬多頭，新鮮的肉用冰或是裝罐頭，或是醃的，或再加些五味，裝入豬腸煮熟後，便是臘腸。美國最大的臘腸公司，在一分鐘內，可製成臘腸三里多長。參觀畢，買了各色貨物若干，乘車返校，三人就嘗嘗這滋味，彼得吃的大叫起來，打着約翰的頭說道：「既然有這樣美味的肉，何不早回我說呢？」嘴裏還不斷地的叫着其味無窮。

約翰又講美國地方好吃的東西還多

呢，魚，茶葉，糕餅，糖果等都是很有名。彼得聽了很高興，到了下星期晚上，彼得和約翰請我到寢室裏去，把上星期約翰所說有名的食物都陳列在桌上，三人便坐下來一樣一樣的吃去，他們吃紅燒肉，鹹肉的時候，大叫這樣的肉可算世界第一名產了。這時候我想起我本國的杭州家鄉來，就對他們說「在十年前我小的時候，曾和父親到清河坊王潤興吃過鹹肉，比這個好吃的多，至于紅燒肉，杭州薦橋街趙長興的，比這個也好吃的多。」又吃到一種圓的餅方的糕和口香糖，彼得約翰又叫這餅裏面的玫瑰爲什麼這樣好吃，糖和糕這樣的香，我又以杭州薦橋街顧香齋月餅條頭糕桂花糖比這個，更覺好吃的多多。他們聽了口裏面的唾沫不斷的流下來，說道：「難道杭州的食物真有這樣的好？別的还有麼？請你再說給我們聽聽，明年回國的時候一定要到杭州西湖去光顧光顧

。我接着說杭州西湖最有名的龍井茶葉，江桃園的水蜜桃，還有西湖沿山出產的竹筍呀，柿子，栗子，等一年四季是不斷的：西湖出品如藕，蓮蓬，蕪菜，魚，蝦，藕粉等等……尤其西湖中的樓外樓，杏花村，兩宜樓，三個菜館的醋魚，炒蝦仁，清湯鯽魚，栗子雞，為最有名，西湖新市場的西悅來則掛爐

前進



鍾枕薪攝

鴨最有名。至於酒類，紹興酒為新市場的碧梧軒，他有四五十年的陳酒；藥酒有大井巷的慶餘堂及承志堂等都是有名的。點心一類，新市場的知味觀，五芳齋，新新館，正興館等的麵餛飩與湯圓等亦很有名。素的菜館有素香齋及功德林。還有什麼城隍山的酥油餅，梅花碑的醃菜豆腐，三角蕩的牛肉粉頭，清遠

橋的大餅餛飩。總而言之，我是說不盡講不盡，明年回國的時候，到杭州去住幾年，慢慢的去吃也吃不盡。彼得與約翰聽了我的話，垂涎百尺。這時候我的女傭湘麟來叫我去睡，我被他一驚，仔細看時，我是在茅屋的廳下夢想也。

念 楊步青

每在沉靜之清朝，

愛看浮雲輕飄。

幽冷地，

身孤境悄，

恨煞她；

心雖不惡，

但也毒了！

「歎人間咫尺千山路

不見也相思苦，

便見也相思苦！

分明背地情千縷，

撫惱從教訴。」

杭州產婦科醫院

專治療產科及婦人科疾病 門診

上午九點半至十一點半 出診及

住院接生另詳簡章函索即寄（地

址）杭青年路（電話）二五七四

院長 徐祖鼎

產科女士 徐蘭美

產科女士 李瑞芝

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

徐悲鴻

發起之遠因

里雍大學於民國十九年，將「比利時立國百年紀念萬國博覽會」中國繪畫之一部，由劉大悲先生商借於褚民誼先生者，公開陳列。展覽之初，中國同學多懷疑之，嗣見法人與會淋漓，遠道登高而來參觀者，絡繹不絕，三日之間達四千人，道路傳譽，報章贊美，於是國人漸以自信。同年悲鴻個人在北京有一展覽會，成績亦佳。竊思吾國在國際間聲譽日落，苟無文化宣傳，外人觀念，日以謬訛，而文化宣傳之吸引力，以美術為最宏，與人印象亦較深切。於是悲鴻乃約同事蘇平瀨之美術團體及美術家，集中作品，決作歐行，羅家倫，顏文樑，汪亞塵諸先生皆力助其成者也。

會址之商借

巴黎城中心，公各爾特(Concorde)廣場東側，有一國立外國當代美術博物院，多陳列法國以外作家作品，該處極舉行各國美術展覽會，故劉大悲先生就商之，此院因中國人幾次失信，初不之允，嗣由國聯文化協會秘書 Fondouki 先生往商，方首肯，惟言願此次不同已往徒成畫餅而已。

會期之決定

中法大學駐法代表劉大悲先生，本定去冬回國，因此會故，遂決留法担任接洽。歐洲之良辰美景，推五六兩月，當中國暮春初夏之交，花木繁茂，節序和暖，故歐洲各國之大展覽會，無不於此時舉行。吾會原定四月底開幕，歷五

月至月。故悲鴻於一月廿八日攜赴會品物，由滬啓行。

會前之困難

中法畫展之決定，雖在悲鴻，但其舉行，固非悲鴻一人之力所能濟。負經濟之責者，原自有人，詎待悲鴻抵法時，其人已東歸，幾陷此會於絕境。幸北平中法大學寄會一萬〇一百法郎，緊張之時，又蒙顧少川代表及其夫人合捐一萬法郎。而國內朱家驊部長，亦有扶助之表示，乃得勉事籌備，但因經費無着而生之困難與法人種種誤會，不一而足。

畫展之贊助人

畫展覽助之最有力者，莫如大詩人梵萊理先生(Paul Valery)抱病為寫

一序。又大彫刻家唐不忒先生 (Eugène Dampé) 不特自允贊助，且蒙邀多人贊助。如 Paul Chabas, Maurice Denis

兩大畫家，今日皆成中國之友。至於 Besnard, Landowsky, Muenier 俱與吾

人夙有淵源，其贊助自不待言，此其美術界名宿也。至若政界中，如赫理歐 (Herriot) 已允作序，忽有美國之行，

未能寫得長篇。又如教育部長特蒙齊 (De Monzie) 外交部長朋古 (Boncour) 議員穆岱 (Moutel) 臘封 (Lafont) 等

諸公，學術界如郎夕望 (Langevin) 伯希和 (Pelliot) 來賓 (Lepine) 特子馬 (Dumas) 諸先生，尤以特子馬先生為

可感，其言曰，凡來參觀中國畫展，不能令人不愛中國，其熱烈如此。

開幕之盛況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日下午三時，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正式開幕，中國代表顧維鈞公使，顧夫人，蕭參贊，

趙頌南先生，及組織人劉大悲，張鳳舉，徐悲鴻，中國男女同學幾皆到會，尤以中國女子，於是日大放光明丰采，法報多有特載之者。法國政府教育部長特蒙齊，美術次長鮑臘埃 (Bolké) 各博物院院長，美術觀察員，政界名流，著作家，學者，貴族，及美術家，蒞會者凡三千餘人。同人到處應接，疲于奔命。滿耳賀語，窮于置答。其最為感動之祝賀，當無逾甘米葉莫葛雷先生 (Camille Maudair)。先生為歐洲文藝批評家泰斗，著作等身，半世紀以來作家，多受其月旦。彼頻行從人叢中覓得我，既相見握手，乃言曰，我即甘米葉莫葛雷，以其誠向君致賀，此展覽會實至華美，尤以大作為所敬佩。我乍聞其名，即深震動，對此嘉譽，喜出望外。半年苦心，屢憂方釋。除向之稱謝外，不能更作一語。翌日即為文刊 *L'Espresso* 報，大張中國美術，後凡三四次，為中國美

展護法，不特感荷無盡，尤不能不謂之奇緣也。

書展出品人

彭漢懷 鄭曼青 鄭伯 鄭午昌 滕白也

方藥雨 馮超然 高飛 高奇峯 江新

黃賓虹 胡佩衡 胡萬繁 許士騏 許竹璵

許正華 賀天健 李祖韓 李秋君 凌直支

林風眠 呂鳳子 劉海粟 吳仲熊 吳湖帆

吳待秋 吳秉彝 吳似蘭 王一亭 王夢白

王賢 王傳燾 王師子 汪東 汪亞塵

汪英賓 潘天授 沈乙齋 商笙伯 宋君方

宋芝宜 蕭屋泉 蕭謙中 謝公展 周湘

張善孖 張聿光 張大千 張紅薇 張光宇

張坤儀 張書旗 張天奇 張琴 張鍾萱

陳樹人 陳半丁 陳小蝶 陳廉 陳封可

諸聞韻 朱應鵬 錢瘦鐵 經亨頤 齊白石

秦淦 湯定之 顏元 俞寄凡 葉季英

徐悲鴻

古畫之精采

法人徵詩題其收藏之富，乃除借書

勿爾、奇美兩博物院燉煌古圖外，又窮搜法比之所有，故此展覽會中，乃得見比國著名收藏家 Saotet 醉道圖（相傳闡立本圖）及趙子昂兩馬，皆極精妙為所罕見，其外有一僧像，一貓狗之爭，一白描采藥小幅，一大幅雪景羣鵝，皆宋人精品，又呂紀兩鵝芙蓉，色澤殊美。

而偽作亦多，如李公麟仕女小幅，趙子昂大幅羣馬等等，洋人自命解人，可笑也。中國古董商盧君芹齋借來宋人壁圖十餘片，有兩片尚佳，又有一試射圖，乃清中葉考武舉故實，滿冠蹄袖，八鬚小辮，絕得寫實妙境，可當傑作，不能以其不古而鄙之也。此類圖畫，不足當中國收藏家一睨，中國人所愛者乃四王山水，覽此畫展，信令人生無窮感慨也。

輿論一斑

吾人最困難之地位，乃與吾卓絕之唐宋傑作並列，勿論闡立本，易元吉，

趙孟頫等等之畫，未易幾及，且其畫色澤沉澱，古趣盎然，裝置平直，木匠謹之，縱非傑作，尊貴已顯。但甘米葉莫葛甫及法國美術總觀察 Caron 等，皆特論公正，評其得失，而外國報紙在法國刊行者，亦一致加譽，當另摘譯若干，以供參考也。

展覽期內之中國情形

日本年以巨金，收買法國報紙，故每與中國衝突，輒輿論乖張，翼然助之。展覽期內，日本正擾平津，朗杜斯基夫人告我，日人示意各報，最妙弗言中國畫展，否則贊譽古人，而貶今人，或祇言其古而置今人於不論。有一二小報，竟從之者，大報如時報亦有人着論，言中國美術從日本來者，其顛倒謬妄如此。幸翌日即有 *Le Figaro* 先生之文，刊於同報正之，聞其同事之間因生芥蒂云。其時大總統曾有意來會，顧代表例必往迎，惟以時局嚴重，處境不便，因未

作恭請手續。且大總統出，暗探數百人相隨，須耗費數千法郎，此際真一文其名，吾人境遇，殊不足為外人道也。今日思之黯然。

書展之成功

書展入門券五法郎，合華金一元，吾人意在宣傳中國文化，覺其大貴，且吾國留學生去會，不應納費。該院當事人因允吾人之議，凡中國人往觀，持有學生證，便不納費實則以後凡東方人往，便昂然直入，尋常參觀者往并不減價，因巴黎同時展覽會有十餘處，均五法郎入門，來者自來，不來者雖不出費亦請不來也。閉幕期近，覺觀者猶擁擠，當事者請於吾求延期一星期，後又延八日，吾皆允之。凡開四十五天，入門統計凡二萬餘人，目錄售價十法郎，印至三版，可謂盛矣。（苟吾人納租金三萬，目錄自出資印，則一切經濟俱操之於我，吾人之意不在利，故未及此。）

大悲張鳳舉兩先生與吾始見該博物院院

長 L'Écarpois 也，其氣殊傲，言1929年

，該院舉行之日本美展成功甚大，凡獲
贏餘十萬法郎云，意言中國美展難以比
也。實則當時世運方隆，恐慌未起，人

民康樂成功爲易，今則舉世惶惶，若大

禍之將臨，五年相去，有如霄壤。吾人

亦明知天時之不若，不存奢望，詎料此

會終了，爲該院詳計贏餘，其數殆尤過

之。此公相見，表示欣悅，但不若該院

守護者言 Vous avez succédé Fou 之真切

也。

悲鴻原意倘該院以法國國家名義，

購求吾人作品，卽建議法國教部，交換

Madin 作品，曾見其部長特蒙齊先生，

表示此意，先生深以爲善。及見賂溥博

博物院院長，乃知此院不受國家約束，至

多由法國政府往購作品時，有一對折而

已，遂大失望。蓋悲鴻六年前曾建議中

法庚款委員會成立一 Musée Rodin 於

中國，未蒙採納，故中國至今尙未見真
足道，不具論。

正歐洲美術交換作品，故悲鴻赴歐最大

之目的，茲又難成，心滋戚戚。但最終

之希望未死，或者得由法外部贈一銅鑄

略蕩傑作銅器時代或亞當於中央，未可

知也。

法國國立近代外國美術博物院鑒於

參觀中國畫展之熱烈，決選購其中陳列

之作品十二幅，他日陳列一室，計

方藥雨小鳥 鄭曼青墨葵 王一亭遠塵

高奇峯帆船 齊白石櫻樹 陳樹人芭蕉

汪亞塵消夏 張大千荷花 經亨頤蘭石

張聿光翠鳥 張書旂桃花 徐悲鴻古柏

餘響

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舉行後，消息

遍全歐，故有多處皆願有同樣舉動，前

來接洽，悲鴻以宣揚文藝，愈普及愈佳

，因皆開誠與之協商，或者在十月十一

月中尙有好消息也。至於巴黎同時比京

之悲鴻畫展，雖有成功，乃個人事，無

經費舉告

吾人原定全會經費三萬華金，嗣以
担任籌措者遠颺，乃大學緊張，致各人
生活，皆向友人告貸，惟傾全力於畫展
之成，計

悲鴻在國內徵集物品南北奔走，與

出國旅費運費凡七千元，抵法後各

件由馬賽舟中上火軍搬運一切至巴

黎家中凡一千五百元，巴黎全城最

熱鬧地點豎旗桿二十，每處巴黎城

徵破土稅每月六十元，旗桿每具租

價六十元，製旗每面十二元凡卅面

，大張廣告百張每張五元，裝框五

百元照相前後共七百元，臨時助理

酬金千元，車資郵電八月來凡合一

千七百元，劉先生五月薪金千五百

元。計已付去者一萬七千一百六十

元。歸國川資運費五千元。

悲鴻生活費每月六百元，以十月計

凡六千元，合計需一萬一千元。收政府補助一萬元，尚有一萬，願代表夫婦捐兩千元，中法大學兩千元，負農工銀行四千元，又中法大學兩千元。再者，此會實力之扶助，無過於教育部財政部，故於此敬致謝意於朱家驊宋子文王世杰三先生，及中法大學當局與顧少川先生及顧夫人。

白社二屆畫展會靜

白社國畫研究會，由國畫家潘天授諸聞韻張書旗吳蕪之張振鐸梁凱世郭敏諸氏所組織，去冬曾在滬舉行畫展，博得社會人士讚美不少。十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二日，在首都中央大學大禮堂舉行二屆畫展會六天，出品多係新近精心之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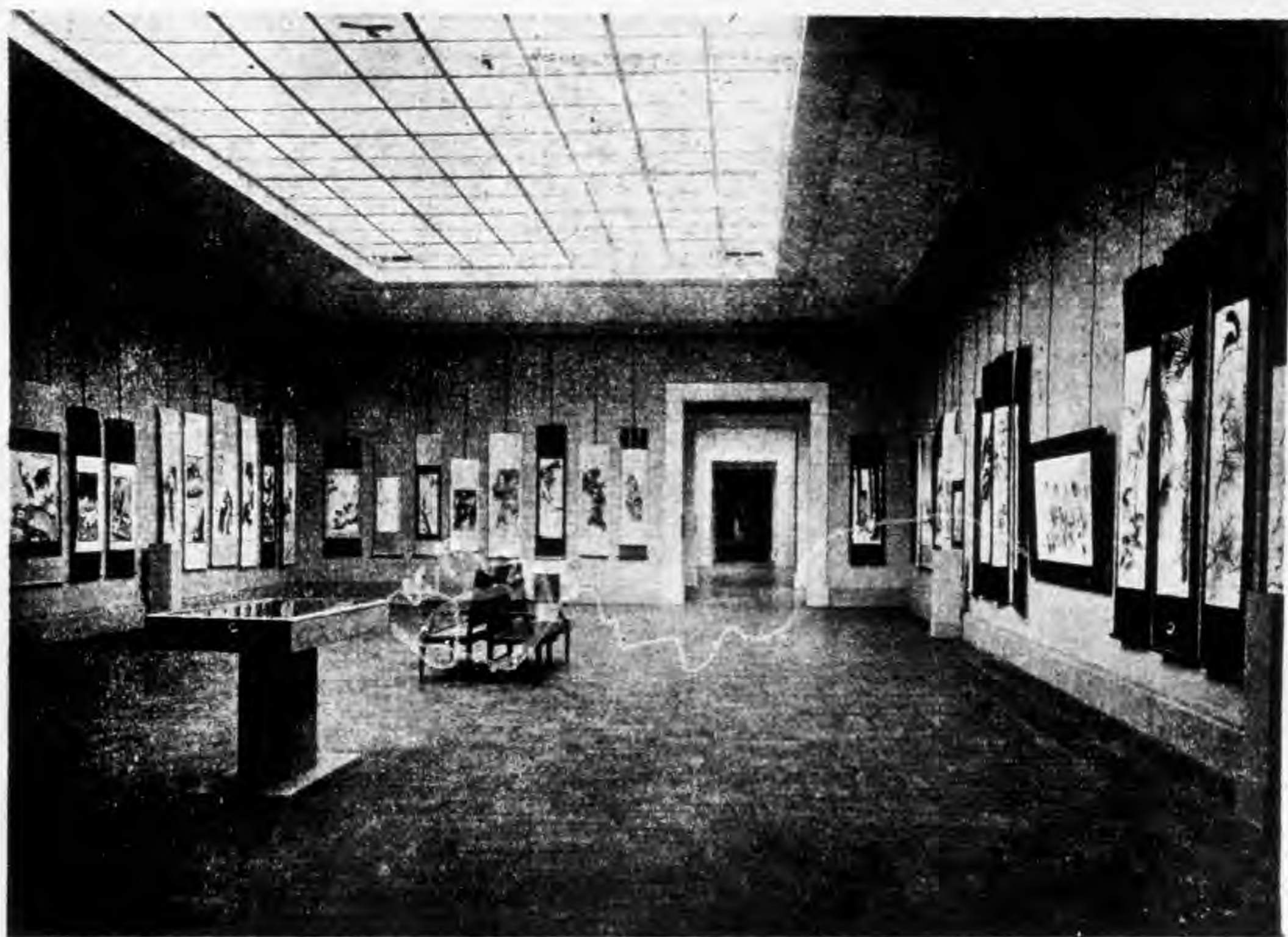
復興月刊

第十一期要目

- 國難之對策與近代各國對付國難之教訓……………趙正平
- 世界經濟會議與銀價問題……………李冠儒
- 塘沽停戰協定之輿論分析……………述公
- 東歐諸國的土地改革及其效果……………譚振民
- 國防經濟之答案(續)……………徐青甫
- 歐戰之財政借鏡(續)……………泉士
- 日本孤立後之經濟的動向(續)……………金國珍
- 地方自治之實施的研究……………趙如珩
- 民族復興與通信建設……………樓祖詒
- 大學生文壇(二篇)

總發行處：新中國建設學會 上海福履理路五七〇號

巴黎中國美術展覽會之一室



王臨乙攝

此次展覽會出品，得法國國立博物館購藏十二幅，今得王臨乙君攝贈，特選載如下：

荷花



張大千作

石畔桃花



呂鳳子張書旂合作



樹櫻

作石白齊

梧桐

新乳晚

風涼

汪亞塵作



梧桐新乳晚風涼

壬申山長堂畫



葵墨

此畫... 汪亞塵作

古柏



徐悲鴻作

翠鳥



張光作

小鳥



方藥雨作



作青曼

不刻惡而生好不積善而勤指不捨智而近愚不執遠而救悟遠大道
還六世所傳心考出度不與凡聖同途起於名之曰祖 年庚子
白



達
摩

王
一
亭
作

魯迅與高爾基

劉平格

能夠花平常進一次小館子的錢，在

歌中得到了一本「現代」，這叫人多麼
開心呵！

也就因為這件事，引起一次的爭論

那是在下午時候，大家飯後照例的

高興着，談許多快活的事。而我却躲在
床上看「現代」，這時正開首看魯迅的
爲了「忘却的紀念」，於是一位從俄國
來的中國青年發話了：

「魯迅現在是落伍了，是已被人忘
却了，是……什麼東西！」輕蔑的徽
笑。

「不管忘却與落伍，魯迅的作品，
豈少於我是有過幫助的。」我說。

「你們簡直魯迅崇拜狂，像顧鳳城
一樣，他竟然說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

「哼！」

於是辯論開始了。他說：「高爾基
，配麼？哼！」而我則堅持魯迅於一般
的青年是有過很好的啓發的。於是他說
魯迅是起初吶喊而終於彷徨，因之決定
魯迅不前進。

「看過麼？死去了的阿Q時代。」
他太藐視我了，于是我說：「我知道，
但我相信在全中國的某一個場所，阿Q
不但還存在，而且正滋長着。」於是立
刻我受到一頓毒罵。

但結果，我請求這自命革命的前進
者，把魯迅的作品劃分出幾個時代來，
他又瞠目不答了。于是我爲着報復起見
：「魯迅始終是魯迅，魯迅斷不會因你
今日的批評——說攻擊或許來得切實點
——而去尋死上吊，或者於他有絲毫的

變動。」

他最後又向着另外一個他們的同道
說：「有些工人們寫的東西比魯迅他們
好多了。」於是我只好氣死。

在這年頭兒，大家都在談普羅了，
現在却講到文藝，必須普羅自身的創造
了。這不通的話，只好騙小孩子，因爲
我相信批判和尙硬梳頭是不行的，至少
是要他自己長出了毛來。

另外是：像顧鳳城把魯迅比作高爾
基我既不贊成；再像那青年說的不能比
，我亦不愛聽。我想魯迅只是魯迅，魯
迅在某一個時代給了我們有相當的禮物
，同時高爾基也一樣。但我真不懂爲什
麼要把中國人比洋鬍子，又且還有人不
服氣，真是笑話。我相信，魯迅的俏皮
鬍子，至少與高爾基就有點不同，不說
別的，這也就可以作爲攻擊的資料了！
如果還有人承認中國還有封建勢力
的存在的話，那末阿Q也並未死去，而

許多普羅的作品，又是那樣的高深到只有洋學生和少爺小姐們看得懂，至於所謂普羅本身，依舊是漠然。而反是什麼奇俠傳什麼姻緣，在小市民的一羣中却正鬧得起勁。就把大都市裏的人講吧，弄堂口破書攤上，你去看是些什麼。

不是說外國老頭兒的不好，只完全模倣是不行的，更不管你什麼主義，民族也好，普羅也好，我想你們應當是把你們的作品寫得淺近一點。姻緣，奇俠，這些東西是罵不掉的，要知道沒有熊掌，魚是永遠不會放手喇！

同時有那個「工人寫的作品比魯迅他們好多了」這句話，我始終覺得是還早，這正為有位先生因要舉出事實證明某個問題而說他的老婆曾經偷過人一樣的使我不相信。

然而有些人說他到過閻王老子那裏，而且千真萬確的賭咒發誓，那他又怎麼辦呢？

八月廿一日亭子樓

安劍平的姓名論

柳非紀

致柳杞書

姓名，原來是一種符號，猶之貓叫是貓，狗叫是狗，隨便叫叫，便于事實而已。此是最高說法。

其次，取名含有意義者，或以述志，如張學良，是姓張的，願意學他的祖宗張良。如柳希宗，是姓柳的；願意希望做像他的祖宗柳宗元。他如別號「忍庵」，是取凡事忍耐的意思。「退」，是取凡事退讓的意思。總之，這都是自述志向，亦用以朝夕勉勵自己的一種工具。

其三，或以紀念一個人物，如「念劬」「望祀」之類，是紀念長上，如「思潛」「寄秦」之類，是紀念友朋，推之一貓，一狗，一花，一石，如有緣因，皆可紀念。

共四，用以「寄情」者，如「友石

」，「友梅」，愛「菊」，「竹」君之類。甚如自稱「五柳先生」，「南天遁叟」等號，皆為寄托情懷，而亦述志之一種也。又以紀數者，如「孟」「仲」「叔」「季」，以此推化，例不勝載，總而言之，第一，是符號的為最上乘，其次，是意義的便落色相，生有名號，死有封諡，單就意義者而說，第一，總須含義正當大方，第二，字號音調響亮，清平為貴，第三，宜與姓字諧和，而無拗兀桀格之不自然，此三點加以注意，便可合格。他如少年人弗可取名蕭索，如悲秋恨人之類，總宜統進向前發揚蹈勵，或則含垢忍辱藏器，待時取義，最好又如富貴人弗可取名驕縱，失意人弗頹廢，諸如此類，亦在舉一反三，未能盡述也。以上所論，僅就管見所及，未必盡當也。（下略）

桂花掉下來

孫福熙

院中清淨得很，樹上的桂花一朵一朵的掉下來。

發芽，含苞，開花，謝落，原已竭盡花事，無所用其感慨與反抗。然而，我頗覺花事雖盡，而人事尚有未盡，於是，翻轉帽子，走到桂花樹下，把樹枝上的桂花撮入帽中。

去掉桂花的花柄，投入酒瓶中，再加些冰糖，將來，好友來時，有桂花酒可飲了。

○ ○ ○
桂花酒有什麼了不得呢？

我以為愈多思考的人，愈少動作，凡有事業之創作，大抵是憑一時的衝動所產生。倘若仔細思考，沒有不產生畏懼與無聊，想有動作而無意實行了。我

擊了帽子走向桂花樹去的時候，如果想一想摘桂花的費時，我的手臂就如爛麵做成的倒下去了。

近來辦雜誌的十分熱鬧，朋友們發起的時候都是很狂熱的，然而大多數人是先熱後冷，漸漸的覺得沒有意思，所謂「當初是人辦雜誌，後來是雜誌辦人。」

○ ○ ○
我愛服從自己，我要採桂花就採，我要為雜誌寫文就寫，立刻服從自己偶發的命令。為什麼要立刻服從呢？你我有時間思考以後，總有理由來解釋這動作的無聊，於是把這願望完全壓下去了。

○ ○ ○
子蘊君從上海來遊西湖，我要陪伴

他去遊，因為他是第一次到西湖。我今

天要寫兩篇文章，都是必須當日寄出的

。我就決定坐船至赤山埠，去遊南山，

而西湖上的划子中，我仍然可以寫文。

○ ○ ○
人生的態度是改變得多了，以前慢

慢的研究思考，現在是漸漸的做到少想

多做了。

泰山鳥瞰

李賢生攝



滬杭甬鐵路行車時刻表

下行車

○上海北站開

上午七·二五 快車
 上午九·一五 特別快車
 上午九·四五 三四等車
 下午三·一五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四·〇五 滬嘉車
 下午六·〇〇 快車

○上海南站開

上午七·四〇 快車
 上午九·二五 特別快車
 上午九·五五 三四等車
 下午四·一五 滬嘉車
 下午六·一〇 快車
 下午二·三〇 上龍區間車

○松江開

上午九·〇〇 快車
 上午十·三三 特別快車
 上午十一·四一 三四等車
 下午四·二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五·五四 滬嘉車
 下午七·二〇 快車

○楓涇開

上午九·三九 快車
 下午三·二七 三四等車
 下午六·三二 滬嘉車
 下午七·五五 快車

○嘉善開

上午九·四五 快車
 上午十一·一九 特別快車
 下午三·四五 三四等車
 下午六·四九 滬嘉車
 下午八·一〇 快車

○嘉興開

上午七·三〇 禾爾車
 上午十·二八 快車
 下午二·五三 特別快車
 下午五·三五 三四等車
 下午七·一五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八·四二 快車

○硤石開

上午八·〇八 禾爾車
 上午十一·一一 快車
 下午三·二九 特別快車
 下午二·〇八 三四等車
 下午九·二三 快車

○長安開

上午八·五五 禾爾車
 上午十一·五一 快車
 下午一·〇二 特別快車
 下午三·〇三 三四等車
 下午六·四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十·〇三 快車

○杭州開

上行車

○關口到

上午十·三五 禾爾車
 下午一·二〇 快車
 下午二·一五 特別快車
 下午四·五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七·五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二·三〇 快車

○開口開

上午七·一五 快車
 上午九·二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上午九·四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一·三五 快車
 下午四·〇五 禾爾車
 下午五·〇〇 特別快車

○杭州開

上午七·四五 快車
 上午九·五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上午十一·一五 三四等車
 下午二·〇五 快車
 下午四·二五 禾爾車

○長安開

下午六·二五 特別快車
 上午八·五三 快車
 上午十·四一 京滬聯運快車
 上午十一·四六 三四等車
 下午三·〇八 快車
 下午五·二八 禾爾車
 下午七·二四 特別快車

○硤石開

上午九·二九 快車
 下午三·三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三·四四 快車
 下午六·一二 禾爾車
 下午七·五六 特別快車

○嘉興開

上午七·二〇 滬嘉車
 上午十·一〇 快車
 上午十一·五二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一·二〇 三四等車
 下午四·三〇 快車
 下午六·五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八·三九 特別快車

○嘉善開

上午七·五〇 滬嘉車
 上午十·四五 快車
 下午一·五三 三四等車
 下午五·〇四 快車

○楓涇開

下午九·〇五 特別快車
 上午八·〇五 滬嘉車
 下午十一·〇六 快車
 下午二·一〇 三四等車
 下午五·一九 快車

○松江開

上午八·五六 滬嘉車
 上午十一·四六 快車
 下午一·〇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三·〇五 三四等車
 下午五·五七 快車
 下午九·五四 特別快車

○上海南站到

上午十·二五 滬嘉車
 下午一·〇〇 快車
 下午四·五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七·〇五 特別快車
 下午十一·〇〇 快車
 上午八·三五 龍上區間車

○上海北站到

上午十·四〇 滬嘉車
 下午一·一〇 快車
 下午二·〇〇 京滬聯運快車
 下午五·〇〇 三四等車
 下午七·一五 快車
 下午十一·〇五 特別快車

中 華 民 國 國 有 鐵 路
道 清 繞
旅 客 列 車 暫 行 簡 明 時 刻 表

上 行				站 名	下 行			
混 合		區 間			混 合		區 間	
六 次		八 次			五 次		七 次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到	開
	6.35			三 里 灣	16.35			
6.40	7.00			道 口	16.09	16.29		
7.20	7.30			王 莊	15.39	15.49		
7.56	8.06			柳 衛	15.03	15.13		
8.26	8.29			李 源 屯	14.40	14.43		
8.53	.039			汲 縣	14.06	14.16		
9.22	9.25			白 露	13.44	13.47		
9.45	9.50			新 鄉 縣	13.19	13.24		
9.56	10.06			游 家 墳	13.03	13.13		
10.12	10.37			新 鄉 新 站	12.32	12.57		
10.43	10.53			游 家 墳	12.16	12.26		
11.09	11.12			大 召 營	11.57	12.00		
11.34	錯 五 次 11.39			獲 嘉 縣	11.29	錯 六 次 11.35		
11.55	11.59			舞 子 營	11.09	11.12		
12.18	12.28			修 武 縣	10.40	10.50		
12.45	12.48			待 王	10.20	10.23		
12.53	13.03			李 河	9.59	10.09		
13.20	13.40		6.20	焦 作	9.28	9.48	17.00	
13.52	13.57	6.32	6.33	李 封	9.12	9.17	16.49 16.50	
14.05	14.10	6.41	6.42	常 口	8.59	9.04	16.40 16.41	
14.19	14.23	6.50	6.51	柏 山	8.46	8.51	16.31 16.32	
14.33	14.50	7.01	7.05	濟 化	8.15	8.35	16.00 16.20	
15.15		7.30		陳 莊		7.50	15.35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起實行

所有前訂旅客列車時刻表一併作廢

平漢鐵路管理委員會廣告

本路為便利商旅起見自六月一日起特別快車改為每日由平漢對開等站快車改為每星期一三五等日由平漢對開等站次行車時刻亦經重新編訂各事
行車時刻表列後廣告週知

車次		站名					
第一 次	特別快車 頭二三等 每日開行	第十 一次	特別快車 頭二三等 每日開行	平漢門	夜十點〇〇	平漢門	夜十點〇〇
				保定府	二、二〇八	保定府	二、二〇八
				石家莊	六、二一三	石家莊	六、二一三
				長辛店	〇、四三八	長辛店	〇、四三八
第二 次	北平至石家莊 頭二三等 每日開行	第二 次	北平至石家莊 頭二三等 每日開行	平漢門	午二點三〇	平漢門	午二點三〇
				保定府	五、五〇九	保定府	五、五〇九
				石家莊	九、八、一六	石家莊	九、八、一六
				長辛店	一、二、一四	長辛店	一、二、一四
第三 次	北平至保定府 頭二三等 每日開行	第三 次	北平至保定府 頭二三等 每日開行	平漢門	早七點二〇開	平漢門	早七點二〇開
				保定府	八、八、一八	保定府	八、八、一八
				石家莊	一、二、二四	石家莊	一、二、二四
				長辛店	三、三、三三	長辛店	三、三、三三
第四 次	北平至保定府 頭二三等 每日開行	第四 次	北平至保定府 頭二三等 每日開行	平漢門	午二點三五	平漢門	午二點三五
				保定府	三、三、三八	保定府	三、三、三八
				石家莊	七、七、四七	石家莊	七、七、四七
				長辛店	一〇、一〇、五二	長辛店	一〇、一〇、五二
平漢門	夜十點〇〇	平漢門	夜十點〇〇	平漢門	夜十點〇〇		
保定府	二、二〇八	保定府	二、二〇八	保定府	二、二〇八		
石家莊	六、二一三	石家莊	六、二一三	石家莊	六、二一三		
長辛店	〇、四三八	長辛店	〇、四三八	長辛店	〇、四三八		
平漢門	午二點三〇	平漢門	午二點三〇	平漢門	午二點三〇		
保定府	五、五〇九	保定府	五、五〇九	保定府	五、五〇九		
石家莊	九、八、一六	石家莊	九、八、一六	石家莊	九、八、一六		
長辛店	一、二、一四	長辛店	一、二、一四	長辛店	一、二、一四		
平漢門	早七點二〇開	平漢門	早七點二〇開	平漢門	早七點二〇開		
保定府	八、八、一八	保定府	八、八、一八	保定府	八、八、一八		
石家莊	一、二、二四	石家莊	一、二、二四	石家莊	一、二、二四		
長辛店	三、三、三三	長辛店	三、三、三三	長辛店	三、三、三三		
平漢門	午二點三五	平漢門	午二點三五	平漢門	午二點三五		
保定府	三、三、三八	保定府	三、三、三八	保定府	三、三、三八		
石家莊	七、七、四七	石家莊	七、七、四七	石家莊	七、七、四七		
長辛店	一〇、一〇、五二	長辛店	一〇、一〇、五二	長辛店	一〇、一〇、五二		

辱蒙

諸先生賜寄大作，并惠假珍

藏藝術品，為「藝風」增

光，謹此道謝。更望愛好

藝術諸君時賜佳作，以匡

不逮。

藝風編輯部啓

藝風月刊 第一卷 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報紙印普及本實價大洋二角

編輯者

藝風雜誌社

杭州法院路仁德里十號

發行者

嚶嚶書屋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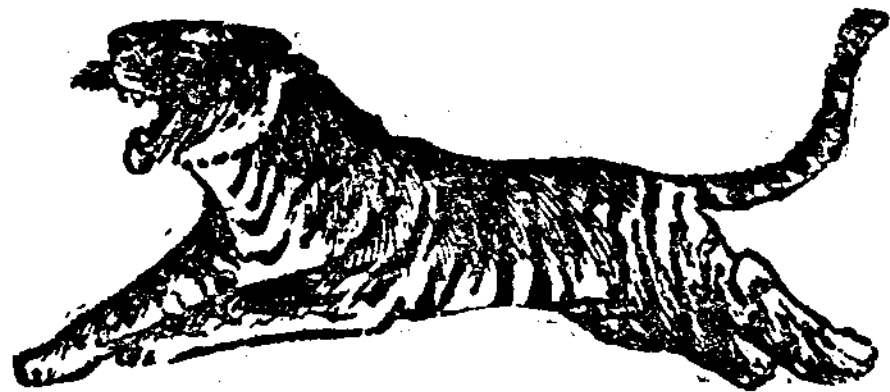
總代售者

現代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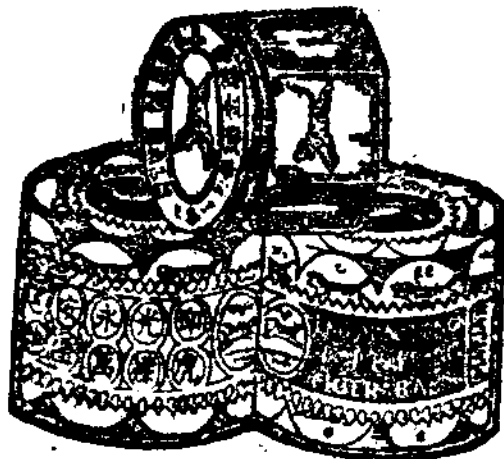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及各地分局

目價刊本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三元	
預定半年	六册
一元六角	

目價告廣		
特等	一百元	全而
普通	五十元	
特等	五十元	半面
普通	二十五元	
特等	三十元	四分之一
普通	十五元	



虎標萬金油



功效偉大 救急扶傷
備此一藥 萬病無妨

廣告吹牛皮。只能欺人於一時
。惟有藥力真靈驗。始可維持信用
於永久。本堂萬金油。治內外各症
。藥到病除。已有事實作鐵證。凡
用過者。無不人人稱贊。行世三十
年。銷路日增月盛。非偶然倖致也

招請外埠代理利益優厚簡章函
索即寄

虎標永安堂

上海分行寧波路五九五號